

聖教雜誌

編者的言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徐宗澤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趙石經

耶穌傳……楊埃

耶穌會神學家聖師伯多祿賈尼削……

馬尼刺舉行之第三十三屆國際

聖體大會……徐宗澤

詩經的種種問題……靈芬女士

聖跡叢談……景翹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1937-5
五月廿六日出版

第五期

第二十六卷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四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端此佈達。順頌台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誌論文凡不注明錄聖教雜誌及作者名字概不准轉載請注意

●收買宗譜

吾國大家名族往往有家譜之刊印，此亦有補於國史者也。本樓有鑒於此，除收集各省府縣志外，今又搜覓宗譜，請閱報諸君，或托舊書坊，或向各地紳商詢問，代為採訪。文化為傳教至有效驗之方法，諸君可與敝樓合作，以愈顯主榮，想諸君必樂予贊助也。又各省方志望多為採訪。

徐家匯藏書樓啟

徵求墨井道人書畫口鐸等遺文

墨井道人即吳歷漁山清初有名畫家後皈依聖教且入耶穌會民國二十六年為墨井晉陞司鐸二百五十年紀念李問漁司鐸於宣統二年會編墨井集及墨井書畫集又徐滙書樓藏有抄本三巴集三餘集及口鐸惟皆非原抄本不無魚魯誤錯如閱報諸君藏有此等書籍通知本社不勝感盼之至

●江蘇余山聖母

本月為聖母月現在自上海或徐家匯到余山拜聖母十分便利乘長路汽車只要一下一刻左右望教友約友前去多得慈母恩寵

●琅山開堂通告

江蘇南通琅山聖母堂業經落成。茲訂於國曆五月八日。敦請朱大司牧躬行祝聖典禮。翌日大禮彌撒。有意參加者可由上海乘輪直達琅山。詳情請向朝聖團各通訊處詢問。南通總鐸邱一成啓

附啓一 通訊處暫設

(一) 上海市大通輪船公司

(二) 上海董家渡公教進行會

(三) 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中西書室

附啓二

聖母月內凡逢主日彌撒俟大通公司上水輪船過琅山後舉行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五 第 N° 302 卷 六 十 二 第
月 五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編者的言	徐宗澤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趙石經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耶穌傳	楊堤
耶穌會神學家聖師伯多祿賈尼削	徐宗澤
馬尼刺舉行之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	靈芬女士
詩經的種種問題	景瞻
聖跡叢談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隨筆	澤
信箱	澤
教中新聞	
在意大利還有一個傳教大學亦是華人求學之地 峇眼亞比天主教何樂		
如可鐸回國 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歡迎新校長就職大會誌盛 河南		
劉舜琴司鐸口述上海公進會之成績 河南滑縣天主堂三次舉行過壽		
畧誌 四川萬縣天主教為萬州日報傳學宗教咨請警援事 四川順慶		
教區為萬州日報傳學宗教事 河北豐潤縣西歡陀復活瞻禮誌盛		
徐光啓後裔獲許母徐太夫人甘弟大古墓 蚌埠趙主教祝聖典禮		
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		

中外大事表

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

徐光啓後裔獲許母徐太夫人甘弟大古墓 蚌埠趙主教祝聖典禮

教區為萬州日報傳學宗教事 河北豐潤縣西歡陀復活瞻禮誌盛

畧誌 四川萬縣天主教為萬州日報傳學宗教咨請警援事 四川順慶

劉舜琴司鐸口述上海公進會之成績 河南滑縣天主堂三次舉行過壽

如可鐸回國 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歡迎新校長就職大會誌盛 河南

在意大利還有一個傳教大學亦是華人求學之地 峇眼亞比天主教何樂

教中新聞

信箱

隨筆

聖跡叢談

詩經的種種問題

馬尼刺舉行之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

耶穌會神學家聖師伯多祿賈尼削

耶穌傳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編者的言

大 徐 家 潘

聖 教 雜 誌 社 出 版

上 海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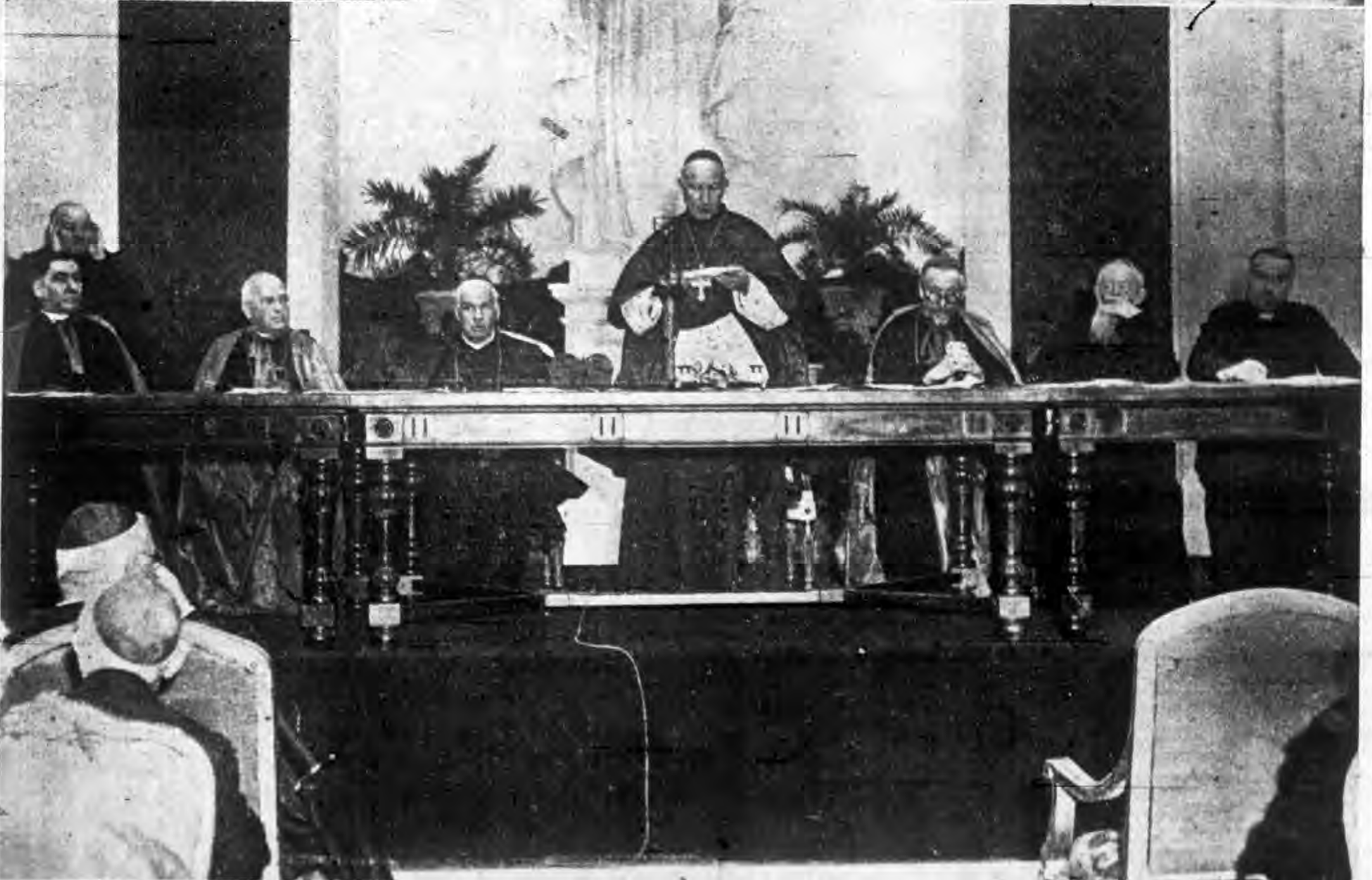
內 政 部 登 記 証 警 字 第 一 八 二 三 號

中 華 郵 政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顯現於葡國化地瑪
 LIMA 之聖母聖母於
 九一七年五月十三
 日十月十三日前後
 顯六次

州巍主教所辦之
 心學校初中二年
 生陳漢雄所繪之中
 聖母



幕開會合聯士教傳際國屆二第 ↑

狄翁畢長部信傳為者立中
 長次部信傳任前底洛沙為右
 長次部信傳任現教主總剛為左

← 週究研念紀會進公行舉州廣

公教研究週攝影

廣州主教座堂舉行



農旦大學青年會

南洋華僑教友



馬尼刺聖體大會呂南萍
之會場此大圓場分三層上
層爲主教座位中層爲司鐸
座位下層爲教友座位共有
一萬餘機每機可容五六人



編者的言

讀上期本誌「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我們已知道聖教傳入的許多困難。本期是言聖教傳入後，遭着的許多患難。這些患難，幸有徐光啓等出而保教，得以平息。吾人生當斯世。只見聖教之徧傳中國，而不知其筭路藍縷之功，何等艱苦也。一家的子女，當知祖上的歷史，中國的教友，也是如此，當知中國傳教的歷史，夫然後知愛聖教，夫然後有救靈神火；所以我巴望讀者耐心一讀這篇。

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在許多中西刊物上，已屢談之矣；本誌這篇「馬尼刺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文字雖已明日黃花，但有許多處，和別的報紙上所載的，有不同的地方，讀之也可以增進知識。這次聖體大會，我國教友神父，主教到馬尼刺去參加的不在少數；他們的公共的感想是：「在中國也能盼望舉行國際聖體大會嗎？」我的答應是：「我們該當盼望，該當努力，該當準備」。現在我們可以先試辦的，就是幾個教區聯合起來舉行教區聖體大會；然後再舉行全國聖體大會。現在傳教，我們該當

活動，要合現代式的傳教。中國外教人幾全國都是，不知到了何日，可以變成聖教之國。教人莫想，傳教是神父主教的本分；你們教友也有責任勸人進教的。

靈芬女士是我公教中的作家，在教內教外報紙上，有不少的論文發表，頗為讀者所歡迎。此篇「詩經的種種問題」，是有研究的作品；讀之對於一部詩經，可以有一個清楚的觀念。

本期上「天主教與讀書運動」一篇，給我們知道德國誓反教如何摧殘教育，法國政府如何束縛公教教育。但是法國的人士秉奮鬥的精神，爭公教教育之自由權，值得我們欽佩的。現在為吾國的公教學校，一方面當然要照部定章程辦理，不要有所特異；一方面也當保持我們公教教育之特性，不當退讓。公教學校為公教子弟是一個生命線，所以公教學校要盡量的推廣，要辦得有精采，要能予公教子女以相當之教育；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責任！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徐宗澤

利瑪竇傳教之困苦艱難，上期本誌吾人已備論之矣；利子逝世之時，聖教已植其根，只待灌溉有人，自能欣欣向榮；當時已開教之地有：

一，肇慶府·利瑪竇，羅明堅於一五八三年九月十四日，在此城開始造一住院；至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利子他適，住院由劉節齋新制臺取爲生祠。會寓居此院者，有利瑪竇，羅明堅，賈勃拉 Cabral (澳門院長) 孟三德 Ed. de Sande 黎安東 Ant d'Almeida 五司鐸。

二，韶州府，利子於一五八九年秘到此城，建立聖堂及住院，一五九五年，離韶州，留此者有郭居靜，郭公於一五九四年到此。韶州聖堂於一五一一年爲亂民所毀。一六〇六，七年間韶州教友有八百左右。

三，南昌府，利子於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南昌，以六十金買一屋建小堂，一六〇七年八月李瑪諾又以百金買一較大之屋立堂；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

五日利子離南昌。一六〇九年時有教友三四百。

四，南京，利子不能久居北京，乃於一五九九年一月底折回南京，是年四月底在南京建堂。

五，北京，利子於一六〇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到北京；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以五百金始購一屋建立聖堂，是即南堂。

六，上海，一六〇七年徐文定公丁父艱回籍，道經南京，請郭居靜到上海開教。郭公於一六〇八年到徐公家，旋即建堂；二年中共付洗二百人。

七，杭州，由利子手領洗之李之藻，於一六一一年丁父艱，回至其故鄉杭州，并請郭居靜同去開教；是年五月八日行第一台彌撒於杭州，旋即建堂焉。奉教中有名望之人有：

一，徐光啓，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一六〇三年，在南京羅如望手領洗入教。

二，李之藻，公杭州人，一六一〇年二月病篤時

，在北京利瑪竇手領洗入教。

三，楊廷筠，杭州人，李之藻於一六一一年請郭居靜到杭州開教，楊公即於是年五月八日在郭公手領洗入教。徐李楊三公稱謂中華聖教三柱石。

四，瞿太素，江蘇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曾勸利子服儒服，一六〇五年領洗於羅如望手，聖名依納爵。

五，馮應京，公安縣人，讀利子之天主實義而認識真主。

六，李天經河間吳橋人，進士仕京師，與徐文定公善，聽其勸而入教。

七，張燾，聖名彌額爾，李之藻之門生，同之藻受洗於利瑪竇手。

八，孫元化，嘉定人與徐文定公善，於一六二二年在北京被化領洗，聖名依納爵。

九，王徵，陝西涇陽人，官至布政司，聖名斐理伯，為陝省首先奉教之人。

十，韓霖字子雨，山西絳州人，在北京作官時，與徐光啓善，得聞教領洗，聖名多默。

十一，段袞，字九章山西絳州人，亦在北京作官

奉教。

十二，金聲字正希，安徽休甯人，崇禎元年進士，與徐光啓善，領洗入教；（証據見本誌三卷九期）其女守貞不嫁亦奉教。

十三，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蘇州常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保明室以至被清殺死。

十四，張廣，閩晉邑人。



利瑪竇逝世時之教務情形已如上述；而接任利子為耶穌會士之會長者乃龍華民 Longobardi。龍子意之西細里人，生於一五五九年，一五九七年到中國；初在韶州傳教；一六〇九年至北京；利瑪竇謝世前，擢公繼任會長，長會十二年。在任時，有一六一六年之南京教難。南京教難者，為南京禮部侍郎沈澗所興起；沈澗浙江烏程人素恨天主教，又受僧徒之慫恿，起與聖教為難，必欲毀聖堂，逐教士，難教友，剷除聖教為快；乃上參遠夷疏，（萬曆四十四年五月）疏中謂：「近年以來，突有狡夷自遠而至，在京師則有龐迪峨，熊三拔等，在南京則有王豐肅，陽瑪諾等，其他省會各郡在在有之。自稱其國曰大洋西，自名其教曰天主教」。

其罪案一在西士之治曆，以爲將舉堯舜以來，中國傳統之曆法變亂之。一在不祭祀祖宗，但尊奉天主，可以昇天堂，免地獄。因伏乞勅下禮兵二部 合將爲首者，依律究遣；其疏立限驅逐。（見破邪集卷一）

疏上 皇上未准，沈灌又上第二疏，（萬曆四十四年六月）攻擊益力，其罪狀，謂：

「豐肅神姦，公然潛住正陽門裏，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梁殿，懸設胡像，誑誘愚民。從其教者，每與銀三兩，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日月。云有咒術，後有呼召不約而至。又曰「尤可恨者，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一所，正在孝陵衛之前。夫孝陵衛以衛陵寢，則高廟所從遊衣冠也，龍蟠虎踞之鄉，豈狐鼠縱橫之地，而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爲乎？」

沈灌上第二疏後，仍未得皇上明諭，乃有第三疏之上呈，（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其控告之罪，亦無非重提上疏之所言，曰：

「據其所稱天主，乃是彼國一罪人，願欲矯誣稱尊，欺誑視聽，亦不足辨也。但使止行異教，非有陰謀。何故於洪武岡王氣所鍾，輒私盤據；又何故於孝

陵衛寢殿前，擅造花園。皇上試差官踏勘，其所蓋無樑殿，果於正陽門相去幾何，是否緣城近堞蹤跡可疑？」（破邪集卷一）

沈灌上參遠夷疏，第一疏不准，故上第二疏，然第二疏亦不准，於是串通同鄉官方從哲等，內結太監魏忠賢以圖構陷。方從哲與沈灌同里相善，時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頗有權勢，於一六一六年八月二十日致書沈灌曰：所稱西洋人在內地傳教，不妨先拏獲監禁，再請旨治罪。沈灌得書後，於八月三十一日發兵包圍南京教堂，王豐肅 Vagnoni 神父遂被捕逮，教友張家姚若望願同神父致命，隨之而去。九月一日謝務祿（魯德照）Semedo，鍾鳴禮 Fernandez 同十三教友亦被押監禁。（Colombel, pp 212 seq de la Service,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hine, pp 18 seq — C W Alla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pp 90 seq 蕭若瑟天主教傳入中國）繼又押禁教友多名，共二十四人，教士二人。（見破邪集卷二）

此一場掀天動地之南京教難，不久即波及全國；而吾中國聖教之三柱石，即竭力爲之保護。時徐光啓在北京，李之藻在高郵州（道台）楊廷筠在杭州。楊李二公致書於南京相善各官，托其保護教士，勿爲浮言所動。徐公在京獲

得沈澹之參疏，乃逐條駁辨，著有辨學章疏，（見徐文定公集卷五）於一六一六年上半年上書辯護，洋洋數千言，發揮盡致，大旨謂：

一，西士爲正人君子，一實皆聖賢之徒，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

二，聖教之道理，一以昭事上主，救己靈魂爲旨，其法能令人爲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感化人也。

三，因此，天主教斷非釋老回教可比。

四，故當崇奉；一經表章，必能移風易俗。繼乃陳試

驗之法三：

一，試翻譯西來經傳，命廷臣共定其是非邪正。

二，試令西士與有名僧道，互相辯駁，以明正理。

三，如上言二法難於實行；試將已經翻譯書籍三十餘

卷，一一審核之，終乃言處置之法三：

一，諸陪臣所以動見猜疑，止爲盤費一節，或疑燒鍊

金銀，或疑洋商接濟皆非也。西士費用之來源皆西國捐施

而來；西來金銀可由關津嚴查。

二，西士之行動，可令本地士民有身家具結保證。

三，再可令各地官府監察報告。徐文定公且願以自己之身家性命擔保；娓娓動人，一字一句真切懇懇，陸徵祥司鐸比之於聖教初代聖儒斯定之保教書，有同樣之精神，有過之無不及云。

徐公之保教書，雖能少戢仇教者之氣焰，然終不能平此大禍。神宗荒於政事，沈澹乃勾結內監，於一六一七年一二月間（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傳出諭旨，着照沈澹所請，將教士勒令回至澳門。北京之龐迪我與熊三拔於一六一七年三月十八日離京南下，行四月至廣州；龍華民與畢方濟既未指名被參，匿居北京鄉下，稍稍傳教。利瑪竇之墓地既爲皇上之賜地，不致充公，有二華籍修士名 *Novés et Emmanuel Pereira* 者（當時奉教之人及修士皆當有一葡名）居留保管。

南京既爲教難產生之地，教難自必最烈。王豐肅謝務祿禁押監中，於一六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提出鞠審，沈澹親自審問，大肆威虐，重笞王公，血肉橫飛，幾成殘廢；謝公因病免刑。堂訊數次，判決將二司鐸置諸木籠，押解澳門，由陸路送往；一月後，至南雄州，二公委頓將死；監官乃出二公木籠，由水道送往廣州。龐迪我熊三拔亦已至廣東，遂同赴澳門，時在一六一八年之開始。南京西式聖

堂，及教士住院兩起樓五六間悉行拆毀，其聖像經書等件則舉火焚燬，其他什物入官。時堂中有林斐理神父柩，被沈黨劈開；林公屍尙完好如生；後經教友敬謹斂葬。

至於與王謝二公同禁押之二十三名教友，皆分別治罪，惟夏玉瘦斃獄中。彼等之罪名因刊印徐文定公保教之書并宣傳故也。鐘明仁鐘明禮兩修士受刑尤重，杖責之後終身釘鐐，罰作苦役。鐘明仁後經教友設法贖回，卒於杭州楊廷筠家。鐘明禮後亦贖回也。

此後教難，幸因沈灌失勢，不見信於其長官，而得以早日平息；沈灌於一六一七年致仕，歸至杭州，時在杭州楊廷筠家避難之教士有七位，楊公且去拜望沈灌，談此教難事也。

南京教難之平息，不過暫時之安靜；而教難復興起於一六二一年，興起之者仍是素來仇教之沈灌。蓋自萬曆皇帝逝世，天啟即位，魏忠賢以皇帝年幼，總攬大權；時方從哲爲宰相，乃引進同里之沈灌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沈灌暗結魏忠賢，再難天主教。時有山東白蓮教爲亂，黨沈灌者遂乘機誣妄天主教與白蓮同。南京部員徐如珂，余懋季等迎合沈灌意旨，捕逮教友。時徐文定公因沈灌不容於其位，致仕在家，聞南京教難又作，致書士大夫，

辨明天主教與白蓮教之絕對不同，舉其不同者，有十四端，反復辯論；無奈沈黨正在氣焰勢盛之際，教難未見平息。當時教士爲避危險起見，不得不散居於友朋之家；杭州楊廷筠家此時成爲教士集中之所。楊公爲大官，仇教者不敢顯然與之爲難。一六二一年，在杭州有一六〇〇之成人付洗。P. de la Serrière Anciennes Missions, p. 21. 徐文定公之家亦然，在南京教難時，其家中有寓居之西士；如一六一六年之家函中云：「郭仰老已到南京養疾，并杭州亦無人，今正欲尋人往也」。又曰：「郭先生何時來，何時去，仍在西園否？」按一六一六年，正南京教難興起之年，各處教士隱避，故公特別關心。另一家信上云：「南京諸處移文驅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與住居也」。又一六一九年家信上，公又曰：「舊年先生（先生即教士）到，住在西園，今年若舊先生來，可仍在西園住；若他新先生來，可請於蟠龍住；如無房屋可收拾幾間，得住東園內者佳；如少，再造一二間；不妨也」。徐文定公墨跡（一六二二年徐文定回至上海後，公親自招待教士，敬愛有加。李瑪諾及史惟貞此時曾寓居徐宅；徐公及其子預備付洗者七十二人，保守者八十二，可見傳教之熱心矣。P. de la Serrière, Anci-

enues Missions, pp. 20, 21.

徐文定公對於中國聖教，自利瑪竇故世後，有其極大之功；蓋南京教難得以平息，而不致擴大者，公之力實多也。其辨學章疏今鑿石立於上海大南門外聖墓堂內，令人見之猶見公保教之精神；現在中西學者，亦無不重視此碑，其英譯本曾公布於一八五〇年二月份之 Repository。

沈澹第二次興起之教難，未致擴大，葉向高保教之功亦不少也。向高在天啓初年爲首輔，位在沈澹之上，前又相識利瑪竇。沈澹入閣，交通魏監，舉辦內操，朝論惡之。通鑿斥爲儉人，且比之蔡京；上章彈劾之者，相繼而起。葉閣老復言不斥逐沈澹，不足以服衆論；沈澹遂不自安，爲時論所鄙；怏怏而去，歸家逾年卒，（一六二四）而教難亦與之平息矣。（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自南京教難平息後，徐文定公益知西士在中國傳教，非籌劃一永久堅固之基礎，不能平安無事，朝廷之寵幸，官紳之友誼，終不可持。公又見利瑪竇已故世，楊廷筠李之藻亦相繼離人世；李之藻臨終之際，又握公手以聖教相托；徐公自沈澹失寵後，雖入閣拜相而年已近古稀；於是深謀遠慮欲爲聖教籌一久安之計；此計維何，即令明廷正

式承認傳教士之永久居留問題也。會欽天監推算日月食，屢屢錯誤，乃從修曆方面進言。

嘗考明季採用之曆法，有大統曆，回回曆二種。大統曆者，一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等所造授時曆也。二百六十年來，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未能。一（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十一頁崇禎二年五月初十日疏）所以當時大統曆之推算，錯誤殊多。（參考明史曆法及正教奉褒八頁）回回曆即西域舊法，一高皇帝時嘗得回回曆法，稱爲乾方先聖之書，令詞臣吳伯宗等與馬沙亦黑（回回教師）同事翻譯，至今傳用，惜亦年遠漸差。一（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二十一頁）故在明末，曆法之當修改，亦甚迫切者矣。於是有請修改者。憲宗成化十七年直隸正定縣教諭俞正己，十九年天文生張陞，武宗正德十三年漏刻博士朱裕，萬曆二十四年，河南僉事（按察司副使）刑雲路等均上改曆議，然不得准。（正教奉褒八頁）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日食，分秒虧圓時刻，俱有差忒，於是五官正周子愚疏言大西洋遠臣龐迪我，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書，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勅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禮部奏稱翰林院檢討徐光啓，北京工部員外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

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曆法，以資參訂修改，乞勅詔下從事。奏入留中不報。同上書又 *Bartholi, Cina* pp. 544.

萬曆四十一年，時李之藻已召至京師參預曆事，乃奏言監官推算日月交食，每多差謬，有大西洋國陪臣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其時庶務因循，未暇開局。（正教奉褒九頁）

如是因循至崇禎二年，修曆問題又行興起：是年五月初日食，監官據大統曆回曆推算不驗，禮部左侍郎徐光啓依西法悉驗。於是禮部奏請徵召西士，開局修改，以光啓督修新法。九月開局，局設宣武門內，天主堂東，首善堂院，名曰曆局。光啓奏舉太僕卿李之藻鄧玉函，龍華民。翌年以玉函卒，三年五月，徐光啓又徵湯若望，羅雅各，譯書演算；光啓進本部尚書，仍督修曆法。六年光啓以病辭職，薦山東參政李天經代董曆務，逾月光啓卒，所著有崇禎全書百餘卷。（明史紀事本末 *P. Bartholi Cina*, pp. 104, 154.）

原徐文定公薦西士修曆，其志不特欲修明一代之曆法，且尤欲聖教在中國得以堅植其根也。此等計劃，徐子先

布植其種子，在其生時且已見其萌芽之盛苗，至湯若望而發榮滋長，其效果且自明末延至嘉道間；為聖教之宣揚，收其至大之效驗，徐文定公扶翼聖教之功，誠大而深也。

自徐文定公薦湯若望等修曆，湯公得皇上寵幸，出入宮禁，頗形利便；與太監等往來，常乘機與言聖教道理，聖教化行禁內；約在一六三〇年太監龐天壽首倡奉教，同時領洗者十人，龐天壽取聖名亞基樓 *Achille*（龐氏於永曆四年庚寅一六五〇年上書教皇謂「信心崇奉二十餘年」一見後）初由十人，漸至四十人，妃嬪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聖堂一座，湯若望屢次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數年之內，宮中之受洗者，有五百四十人之多，此皆當日神父所記載，並非虛語。（肅若瑟神父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P. Colombel*, pp. 128 sq.）

當時滿清日益強盛，侵畧中國；明室卒致不保，崇禎自戕。福王常洵之子萬曆帝之孫由松，遂稱帝於南京。（順治二年）是為明弘光元年；不一年而遇害，南京失守。明宗室諸王中之唐王朱聿鍵乃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隆武二年八月被清兵所執；此信傳至廣東，寓居廣東之兵部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等，即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永曆皇上時年二十六歲，永曆是萬曆皇帝之

孫，桂王常瀛之子也。永歷在位十五年，奉教大官瞿式耜，龐天壽，焦璉（聖名路加南京人）之功居多。

永歷帝，皇太后皇后，因龐天壽之屢屢進言均畧知聖教道理，宮中有小堂一所，供奉耶穌聖像，朝夕瞻拜。永歷二十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適太子誕生，皇太后皇后等大發信德，請求瞿紗微 Fr. André Xavier Kaffer S. J 付洗入教，瞿公鑒其誠心，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同時領洗者，宮中有五十人。皇太后聖名赫肋納，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慈煊永歷帝不許其受洗，不久太子重病，乃許焉，洗名公斯當定，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中華人民奉教，以再造中華民族。太后且遣使至澳門求司鐸獻祭，以謝主恩而求祝福。澳門礮台鳴礮致敬，教中修士排隊迎迓。使臣至天主堂，虔恭叩拜天主，陳述太后之意，將所齎禮物大蟠龍銀香爐一對，鏤花銀瓶（內貯珍貴香料）二對，鏤花銀蠟奴二對獻諸聖堂，此外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之會長；會長即定於公曆十月三十一日，舉行大禮彌撒，使者亦與禮焉。禮畢，澳門葡國總督盛筵款待使臣，異常歡洽。（蕭若瑟司鐸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太后遣使至澳門求彌撒，心猶未足，更欲遣使至羅馬教皇。龐天壽自願前往，太后以其年高，不允，乃改派卜

彌格司鐸。卜公於永曆四年（一六五〇年）冬起程，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長；其文錄下：

明王太后致羅馬教皇詔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王，聖父座前，竊念列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閭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三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聖父座前，親領聖誨。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時，特賜罪罰全赦，原望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冀聖父多遣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宜。今有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茲愚悃，特諭。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明王太后致耶穌會總長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勅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中國行教，待太平之後，即着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事情，即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勅。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明龐天壽上羅馬教皇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勦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任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膝伏。因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切念亞基婁，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學，蘊抄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

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聖座瞻禮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用深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爲國難未靖，特煩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來代告教皇聖父在於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聖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即我中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虔信心奉聖教，並有諭旨致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耶穌會士，來我中華，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微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維慈鑒，不宣。永曆四年歲次庚寅陽月廿日書。

以上致教皇二書東方雜誌八卷五號有原書攝影，徐滙書樓由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先生贈有印片。

卜神父奉命前往，途中許多不利，二年後，方至羅馬，適教皇意諾增爵故世，新教皇亞立山第七選出後，卜公蒙召見，即呈上太后國書；教皇亦答以復書，由卜公帶回

；卜公回到時，皇太后已不在人世間矣，教皇復書是否呈諸永曆帝，已不可知。惜永曆終不能復興明室，畢命於雲南，其太子公斯當定，想亦遇害；皇太后與皇后亞納及他宮女則送至北京，居於別宮；不得見神父，惟有北京女教友，時去慰藉而已，亦云苦矣。



西士在中國傳教，竭心盡力，擬思有以植其堅固之根基；然中國地大物博，需才孔急，龍華民接利瑪竇會長任後，爰有遣金尼閣司鐸至羅馬報告中國傳教情形，并請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金公於一六一三年二月中旬離華起程，卒於一六一四年十二月到羅馬，覲見教皇保祿第五世。金公會請求教皇許將聖經，司鐸日課經，司鐸典禮，彌撒經等繙譯華文，以便行聖事及作祭，不用辣丁經言；而用中國經文。蓋意謂教皇若子以此種便利，將來華人之欲晉陞鐸品者必多而易也。教皇容納其意，且亦准許，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并給許可詔書。惟此准許終未見諸實行。Pfister, Notices de P. N. Trigault p. 113 Colombei, 272.

嗣後利類思繙譯彌撒經典，司鐸典要，司鐸日課，亦是此意也。

再有一事，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史上至有關係者，即

聖教雜誌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金公在羅馬時，請求耶穌會在中國能自立一省也。蓋耶穌會士在亞洲之傳教史，始自聖方濟各在印度之開教；起初印度傳教區屬於葡國耶穌會省；一五五二年在聖人逝世之年，聖依納爵始從葡省，分出東印度，立為一省，任聖人為省長。聖人之到中國，即用此名義。印度教務發展甚速，後又分出日本為一省，澳門耶穌會之公學當助中國傳教事業；利瑪竇到中國後即任為中國教區會長。金公當時請求者，是中國傳教區分離於日本耶穌會省而成為自立省。耶穌會總會長以中國當時教士不滿二十，會院不過五處，全中國教友只有千數，即成一自立省恐財力人才有所不能；乃定為副省，將中國與日本同屬於一巡閱司鐸。一六一八年中國即分離於日本；一六二五年陽瑪諾為代理省長，（羅如望繼龍華民為會長一六二三年。）一六三六年傅汎際繼陽公為省長。直至一六四一年。但當時分為華北華南二教區，傅公為華北省長，管理北京，山東，陝西，山西，河南。艾儒畧為華南省長，管理南京，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至廣東廣西，歸澳門遙領。

又有一事足堪大記特記者，即耶穌會士聖伯辣彌諾樞機對於其同會士在中國傳教之關心也。金公在羅馬，與聖樞機談論傳教事務，聖人聞之，非常欣悅，即親繕一書致

中國教友官紳，（即徐光啓李之藻等）獎勉有加，其書漢譯曰：

「司鐸金尼閣回自遠東，抵羅瑪，面陳種切，欣悉貴國敬奉耶穌基督，是信德之門已闢，從此可穩行常生之路矣。佳音傳到羅瑪西方萬國之首京，欣欣忭舞，教宗保祿五世，萬國奉教君王之共父也，亦不禁躍然以喜；其侍從若樞機，若司牧，若司鐸，及信衆人，舉欣欣慶慰，蓋中國地廣民衆，才智特出，而未認識造物真原，及自古先知所示降生爲人，甘受死刑，與人以天福之天主聖子也，久矣。夫魔鬼以天神罰爲巨魁，人類死仇，假託保存國土，拒絕福音之士，閉塞長生之門，目擊之餘能不怒焉傷痛？今也天主聖寵，已發祥於貴國，俾君等悉聖經之道，不但無害於邦國，而且授人以天國矣。君等蒙此洪恩，不得不爲君等賀！而余贏得如許新昆仲，同事耶穌基督，能不深自慶幸乎？願信天主聖父聖子，而不知飭身檢行，以善其身，亦不足以自救；故勸君等還當謹守天主誠命，常由狹徑而行，慎防一切貪婪，淫慾，欺騙等罪；勤行種種善工，勉修種種聖德，而於依恃天主，友睦同儕之道尤當三致意焉。苟因昭事維皇之

故，遭遇世上一切困苦艱難，則當深自榮幸，以其將得賞報於天也；蓋我等在天之父，每欲以苦難鍛鍊吾儕之信德，望德，愛德，不啻如火之鍛鍊金然。假令天主欲免我儕諸般困難，固易於反手；然而不爲者，因欲吾人在世上，忍受諸般苦難，以得常生之報，愈厚而愈榮也。夫天主惟一聖子一生博施，一生受苦辱者，豈非以身立表，欲吾人仿而行之乎？經云：「彼自謙聽命至死，死於十字架上，爲此聖父顯揚之，令昇聖父光榮之座，加以美號，超諸名號之上；凡聞耶穌名號者，上天下地，地下幽牢，皆屈膝伏拜」。然則吾儕忍受諸般困逆，天主聖子，亦將顯揚之，使吾儕之身，亦肖像其榮光之聖身也。遙知敝會昆仲常隨君等，左之右之，以進於善；余故無庸多贅；惟求天主，因吾等救世主耶穌基督之名，保全君等，康強安吉，更望彼等互相祈禱，共得常生！

一六一六年五月十二日，樞機羅伯多辣彌諾自羅瑪東。

一六二一年金尼閣司鐸回華，帶有聖樞機是信；徐文定公等拜誦之餘，欣慰異常；旋即答復，其中文原書，已不可得，今得有從法文譯出者，錄之如下：

「恭維樞機主教大人，仁風廣佈，無間海洋，愛火飛騰，炙我華夏；神子等不勝感頌之至。自接瑤翰，公卿士夫，或現任職，或已致仕俱皆敬誦。間有未奉教者瞻仰博愛宏深，亦多感戢而謀則效。神子等忝爲主僕，心儀彌殷，決相親愛，以全純愛，務使賴吾主寵佑，聖教廣揚中國，真光普照，午日輝耀！夫境異情疏之人，而能同心同德，共成一會，士者嘆服；伏蒙教益，期臻聖域，衆庶欣忭！是則我樞機主教大人，雖居遠方之國，而不外視我人，歡躍之下，銘感無疆！惟恨不能插翅飛至羅瑪叩謝，祇因國律禁出境，不克如願，然仰慕之情，固無時或已。自當公衆同聲祝禱，以頌宏願與戴盛德！竊我中國數世以來，異教盛行，左道充斥，而我聖教之傳入，爲時未久，信者不多；其始也，固不爲敵者所介意，迨後信從者衆，儒士復多，一心一德，崇奉惟一眞主，於是仇教者嫉視之，始懼彼之異端妄理，將爲吾教所殲滅，乃施其如狐之故技，羅網設陷，興風作浪，隨時隨地，以侵擾我聖教，然我信衆仍皆安全，耶穌會諸司鐸，亦未被逐出國；蓋因吾主神恩扶佑，異端決不能勝眞理！現諸司鐸，或仍舊在故居，或住新教友處，或至

願奉教而未知所由之外教人中宣傳福音；是故聖教廣揚於中國，將來興盛亦可預祝；尙祈禱樞機主教大人，勿爲我人目前遭難而懸念也！蓋以上世往事証之，因知魔鬼，每起風波，迫害聖教，天主所許，故而遂有，仰維吾主，亦從未忘助佑事主之人。抑有進者，司鐸輩常講吾主芥種之喻，言入於耳，訓銘於心；其言聖教，比芥一粒，諸種中之最小者，及播於田，雖同在土，經霜生長，陽春已屆，種漸萌芽。比其長矣，大則成蔬，成若樹然，初非其始所明知也。今聖教在中國，猶春日之芥種耳，其如善種，生生不息，直至永遠，迄無窮世。雖然，芥喻玄義，何以萎而盛者，非神子淺見能議論也。伏乞樞機主教大人，時爲我等祈求天主，又懇在公教皇主聖父座前，叱名致敬，神子等矢誠致力於通國欽崇天主，扶助諸司鐸，廣揚聖教會，虔望聖父慈鑒，而祝佑以神恩，俾任重而道遠，仍恆毅而盡忠，再冀樞機主教大人，道履安康，時錫教誨，肅此披瀝微悃，敬叩邸安，不宣。

以上二信西文見 *Bartoli, Cina*

★ ★ ★

中國聖教自利瑪竇逝世之年以迄明末，中間雖遭沈澹

興起之教難，然顯然有極大之進步：聖教傳至明代版圖之十三省，（明代全國分十五省）惟滇貴二省未沾聖教之化，全國耶穌會有二會長，管理教務；一六四〇年時，在華北有傅汎濟爲會長；其屬下駐在北京者，有湯若望，龍華民；駐在河南開封者有費樂德；山西者有金尼閣，萬密克，陝西者有方德望及郭納爵；華北五省共有教士八位。華南諸省，艾儒畧爲會長，駐福建；屬其管治者，南京有畢方濟；常熟有賈宜睦，上海有潘國光，杭州有孟儒望，福州有杜輿定，泉州有聶伯多，延平及建甯有陽瑪諾瞿西滿；南昌有謝貴祿，武昌有何大化，成都有利賴思，在華南六省共有教士約十三位。至廣東廣西二省歸澳門管理；海南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利瑪竇的貢品

利瑪竇初次到北京，曾貢獻萬曆皇帝許多歐洲的奇品，在他的表文上，我們知道，他的貢品有一天主像一幅，天主聖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一所謂天主聖母像，一是仿聖路加所畫的聖母像；一是聖母抱耶穌，和聖若翰保弟斯大；所謂天主像，就是耶穌救世主像。三像都是油畫的，可見很貴重的。至論報時鐘二架，一架是很高大的，因爲不能安置在宮中，乃在園中特建一亭以置之。這鐘的輪是鉄的，還有一鐘是銅做的。二鐘上羅瑪字 I I I I I 等都改用中文的，故宮內尚保存許多的，各樣的鐘錶，不知利瑪竇所貢獻的，現尚留存嗎？

有林本篤及 Marquez。聖教最早傳入之肇慶，韶州，南雄，因本地官紳之反對，不能恢復傳教，重建聖堂。計明末有教士二十四人，輔理修士四人而已。

至論教友之數，利瑪竇時（一六一〇年）約有二千五百；至一六一五年，增至五千，一六一七年，有一萬三千；一六三六年，三萬八千二百；一六五十年竟增至十五萬。（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六七頁）以此區區之教士而傳教竟收如此之功效，可見天主之降福中國，及聖方濟各沙勿畧，利瑪竇諸教士在天祈禱之功之宏大也。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三續)

趙石經

(三) 德國

德國是誓反教的發祥地，所以德國教育受誓反的創痛也特別來得深重，十五世紀之末十六世紀之初，在德國境內的讀書運動，是非常努力的，並且各級教育都是並駕齊驅的。等到誓反教宣告出世後，一切教育都根本變動了，露得落善工無救靈效力的邪說，竟把當時人提倡教育的熱誠根本剷除，自此以後，再沒有建築學的問題了，當時不但公教人士見了痛心，就是自稱爲宗教革命家的露得落見了，也禁不住地要發牢騷了，他在一五二四年通信其屬下人說：「我們現在漸漸感覺到德國深重的創痛了；就是各處學校的日見凋零，各大學的聲望既形滅殺，而修院又都不見存在了，就是有修院和學校的所在，誰還有教育兒童的掛慮呢？教會政體既已取消，那末我們雖然研究學問，也沒有什麼益處了，請諸君三復思之！」誓反教產生以後，德國的教育情形，不但在誓反教勢力範圍之下如此，就是在公教管轄區域以內，亦莫不如此，不是學額減少，便

是停止工作，必須完全改組才能重開，這是誓反教給於教育界的結果！現在我把各級教育情形分述一下：

一 大學教育

中世紀末葉，德國所有各大學是完全繁榮的，外加在半世紀之中，增建了九座新大學，這些大學，不但栽植國家人才，且亦教授神品階級以高等智識的。等到誓反教徒宣告脫離公教懷抱而自樹新幟以後，維頓勃 Wittenberg，和愛爾富 Erfurt 兩大學，便首先叛變，歸附誓反教去了，餘者雖一時服從聖座，可是不久即被誓反教勢力包圍而投到國家的懷抱裏去了，牠們投到國家的懷抱裏以後，雖然還能爭口乾氣，暫時保持牠們本有的榮譽；可是不久之後，便漸漸萎靡不振起來了，露得落見了，也不能不發牢騷了。出來扶助牠們的，還是我們天主教吧！據歷史家記載，當時耶穌會修士，在各大學中曾獲得很大的榮譽的。德國大學牌子最老的，是勃拉格 Prague 大學，牠投到誓反教的懷抱裏去了以後，便日形腐敗，雖經誓反教徒竭力整頓

，終是捉襟見肘了。耶穌會修士見此情形，便於一五五二年，請求德王恢而第南准與在大學近旁，創立一座公教翰林學院，德王深表同意，而翰林學院便於一五五六年舉行揭幕典禮，牠在教育界曾有很大貢獻。一五五〇年，維也納大學突然取消了神哲學兩科主要科，德王深感不快，便於近旁創立一座公學，托耶穌會修士管理，耶穌會修士深得公教父母們的信任，而校務蒸蒸日上，至一五八八年，已有學生八〇〇名，而維也納大學僅有八〇名呢！格拉茨 Graz 公學，創立於一五八六年，也歸耶穌會修士管理，以扶助維也納大學的，成績也很可觀，胡爾士波 Wurtzbourg 大學，本是一五七七年創立的一座公學，經耶穌會修士改組之後，而列入大學，所以德國的大學教育，的確是靠天主教的扶助而得生存的，在這上，露得落也只好說句「不如遠甚」的老實話了！

(二) 中等教育

德國的中等教育，在誓反教產生以前本來是很發達的，當時樞機主教尼古拉居，Nicolas de Cuse 羅陶爾弗亞格利古拉 Rodolphe Agricola，亞歷山愛渠斯 Alexandre Héligius，羅陶爾弗朗盛 Rodolphe de Langen，魯易楞盛培爾 Louis Dringenber，殷弗林 Wimpheling 等都是熱心教育

運動的中堅人物。等到誓反教產生以後，教育的局面，便改變了，誓反教起初借公教學校的建築，開辦了許多希臘拉丁語言學校作為宣傳文藝的初步；可是他們的成效，真令人言之痛心，教師們既不能自檢，學生們自然妄為，因此學校裏的風化紀律，都不成體統了。這不但在誓反教區域以內如此，就是在公教區域以內，因着他們惡劣的影響，而感到同病相憐之慨。可是當時誓反教教育，的確出過一時風頭的，陽森 Jensen 說：「自從露得落發表了初次榮譽的演說以後，在他努力推進之下，有許多的同志，應聲而作，點着很熱很旺的教育心火，從事創辦改組一切學校，作為誓反教穩固的基礎，這時，公教正忙着趕辦復興改良那些為維持道德保障信理所逼切的學校而無暇顧及其他。可是從耶穌會修士的公學創立促進以後，教育方面，又大大的變動了；自一五三八到一五五〇年公教人士固然扼腕痛恨着舊有公教學校的衰落，而嫉妬誓反教學校的完全興旺，吸引整個德國的青年，負笈向學的，可是在三十年之後，誓反教徒稍有智識者，宣告耶穌會修士們的公學，確遠勝於他們的希臘拉丁語言學校，大多數的誓反教學生，也紛紛負笈到他們那裏去了；因為他們的教學和紀律都比我們來得強」，所以誓反教的中等教育，在耶穌會沒有

出世以前的風頭，因然是很健的，等到耶穌會出世以後，那便不得不甘拜下風了。耶穌會在德國創辦的第一座公學便是一五四四年的高落尼公學。因為他們辦理得完善，高落尼的長官，便把本城的三座希臘拉丁語言學校，也托他們辦理，從此高落尼城的教育，都落到耶穌會的掌握了。當時最熱心教育運動的，便是加尼削 Canisius 和方濟各各斯德 Francois Coster 兩人，高落尼公學，到一五八一年，已有學生一千餘人了，其餘像彌尼克 Munich，般各斯宜特 Ingolstadt，第林盛 Dillingen，胡爾士波各公學都有相等的學額，成績也很昭著。

(三) 初等教育

誓反教徒說：「各人有受教育，并受道德和宗教教育的權利，另一方面各社會對於各級的人，有授與教育於各人的職務；這種權利，這種職務，是天主教沒有認識的，……故初等教育是誓反教的新發明，專歸誓反教經理，而在誓反教的懷抱裏發育滋長成大的」。這是一種純粹的冤枉，陽森說：「中世紀之末，在德國境內大多數地方，大學教育，和平民教育，是享受同等福利，而並駕齊驅的；一切論宗教教育的書本，都用深切著明的辭句，命令教友們維持公教小學，而公教小學的數目，就是在鄉鎮小邑

，是每年激增的，并且沒有一個教員，怪怨薪水太薄的。自一四〇〇至一五二一年，我們可以尋出一百多種的教育通令，都是用德文或佛拉蒙文寫的，所以說露得落是小學教育的發明家，那便是錯誤了。準確地說，露得落的宗教革命，是使高等教育和初等同樣受累的「露得落固曾以增設良好的男女初等小學號召的，可是因着當時各種的環境關係，而他的志願確沒有完全實現。陽森說：「誓反教的幾個首腦，雖然極其努力，確沒與復革命初興時搗毀的舊學校」。在公教區域內，我們雖無確實證據，可是因着誓反教的影響，教育事業也不甚發達，當時公教和誓反教，在初等教育界公共的裂痕，便是當時教育家的掃興。陽森說：「普通地說，特地在鄉村，城鎮開辦學校是很感困難的，往往都是徒勞無功，而一般學生，又大都不守紀律，雖加以極野蠻的懲罰，也不畏懼。」這是誓反教產生以後，德國初等教育的大概情形。

綜觀自文藝復興一直到十九世紀，公教教育在歐洲大陸上，的確盡了提倡鼓吹復興掙扎的能事了，在意大利和法蘭西兩國的成效最著，而在德國則具體而微了。

(乙) 自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現在

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大革命是回天翻地覆的大事，不消

說一切的政治制度，因着牠的影響而根本動搖了起來，就是一切的教育制度，也都受牠的影響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換句話說世界智識份子，因着大革命的影響，都紛紛地蠢動起來，把真理和真道德，置之腦後，而專向政治物質方面求進步，找福利了。大革命既然暴發於歐洲，那末公教教育在歐洲所受的影響，當然比衆嚴重了。所以這個時期，又可分作兩部分來討論，(甲)歐洲部份，(乙)歐洲以外各國，這是本階段的程序。

(甲) 歐洲部份

(一) 法國

法國在大革命以後，「國家教育」的呼聲，高入雲霄，同時法國政府橫一條法令豎一條法令，連一連二地來限制公教教育，而公教教育便覺不勝其束縛。因此，便不得不漸漸地衰頹起來了，可是因爲法國公教智識份子的奮鬥精神堅強，雖在法令重重包圍的情勢之下，還能尋出種種出路，努力工作，所以至今仍有斐然可觀的成績。我現約畧地分述一下。

(1) 大學教育

法國在大革命以後，公教大學，祇有巴黎，利耳，昂日，里昂，都羅斯五座，這五座大學的學額，確很感不足

；據最近調查報告，巴黎公教大學學生共有七一五名，利耳七〇〇名，里昂三一五名，昂日二五〇名，都羅斯六七名，共計二〇四〇名，夫以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居民的法國，而受公教大學教育的僅有二〇四〇人，這是什麼一個比例？祇以巴黎大學而論，國立巴黎大學的學生有一七〇〇〇名，而公教巴黎大學祇七一五名，這又是什麼一個比例？所以法國的公教大學教育，在大革命以後，實居於落伍地位的，其中原因大約有兩種第一便是國家限制得太利害，一八八〇年的法令，確把公教大學教育運動完全束縛住了。既把公教大學的名稱取消，又禁止頒給各科學位證書，因此莘莘學子，都紛紛投奔到國立大學裏去了。第二種原因，便是當時法國的公教智識份子的入世觀念之深刻，他們的信德，都給那入世觀念蒙蔽着；在他們的眼睛裏看來，國家教育總比公教教育來得優勝，因此，他們不願子女們在國立大學中所有信德的危機，而只管把子女向國立大學輸送，於是乎公教大學的學額，日漸減少了。這可以說是法國公教份子的不爭氣！可是公教神長確不灰心，當時巴黎主教杜爾茲 Mgr. d'Hulst，利耳主教博那爾 Mgr. Baunard，里昂主教陶獨拉 Mgr. Dardolle，昂日主教巴基 Mgr. Pasquier，都曾竭畢生精力，於振興教育的；他

們一方面着手改良學制，使在可能範圍以內，與國家的學制不相抵觸，另一方面又竭力提倡青年道德，使能憑着良心，爲社會服務，所以各大學雖然學額不多，却人才輩出，而且各種人材都有，有些人確還是矯矯不羣的學者。這些人，因爲他們的人格比較的來得高尚，所以處處受人聘用。一八九二年，博那爾主教演說說：「各處的人們，都來向我們要求教友醫生，我們把我們的教友醫生，當作最好的福物雙手奉送了他們，這是地方上的救星。可是因爲人們向我們要求得太多，我們不足應酬，那末我們便向他們請求說：請把你們的學生送給我們，我們使他們成功學問信德充實的學士」。這是法國公教大學大概的成績。

(二) 中等教育

法國大革命，不但把大學教育收爲國有，即中等教育，也統歸國家掌握；當時人們肯定教育是國家的專利品。同時法國公教智識份子，一方面向政府提出抗議，他方面又提倡公教教育復興運動。一八四〇年，正式向政府請求修改教育國有的法令，到一八四九年，國會議員以三九九的贊成票對二三七的反對票而卒得通過，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五日，便宣佈教育自由的法令，公教智識界佔了這種意外的勝利，便舉國若狂地舉行慶祝，從此他們復興公教

教育的精神也更形煥發了；自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三十年之間，一切熱心公教教育份子，都着手進行，處處樹着公教學校的旗幟，到一八九八年統計，中等學校已有三四五座，學生五六萬左右了，這是何等偉大的成績呀！

公教智識階級除却提倡男青年教育之外，還曾用同樣的精神，提倡女青年教育。論到提倡女青年教育的主要人物，要算加彌葉雖 *Mr. Camille See* 了。他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廿一日，向法國議員們這樣地說：「法國到如今還沒有青年女子中等教育呢！可是這種教育，在已開化的民族那裏，確很發達呢！彌縫這可恥的缺陷，是國家的責任，所以發展女子教育，的確是當今之急務，——你們的法律，你們的權力如果不能把男人的法國和女子的法國的道德智識，熔化於一爐，受同等的教育，那末將要感受不足了。爲達到這項目的，只有一種辦法；便是創立女子中等教育」。因着他的提倡，女子教育一時固然很形發達，可是他們的宗旨，是爲把公教女子收爲國有，要教她們先認識國家，一切都國家化，而不許宗教化的，至多不過許神級界給她們講些要理問答罷了。當時公教方面雖沒有正式的女子中學，可是有許多修院能擔保授與相當教育的。這種教育當時也的確很興旺，學額也很不差，比較正式的

學校，只有勝而無不及之處。等到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和一九〇四年，七月七日兩條禁令，相繼宣佈之後，那些公教女子教育機關都告關門了。不過法國公教智識份子的奮鬥精神，是很可欽佩的；他們目視當時女子學校座座地關門，却在別的地方，另建新校舍，招收新生，國家見了，也莫敢誰何。到一九一〇年左右，公教女學生有萬餘名，而國立學校女生，確不過近三萬罷了。這又是一個多大的成績！

(三) 初等教育

法國政府對於取締公教小學教育，可謂煞費苦心了。自一八八五到一九一二，六十餘年之間，教育界的首腦部，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取締公教小學教育的法令，也差不多沒有一天不討論怎樣實行他們法令的辦法的。這種法令，和實行辦法，大概是很麻煩而且野蠻的，他們自以這種法令，這種辦法取締公教小學教育的神妙方法。那知道公教方面，也有相當的對付呢！當時良心正直的公教份子，都揭竿而起，高唱着尊重公教教育，教育自由的口號，樹着鮮明的旗幟，從事復興公教小學教育的工作。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日，巴黎總主教瞿培爾 Mgr. Guibert 便第一個出來，向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說：「自由教育，是我們

當今的主要工作，救濟學校是救濟工作中最主要最豐富最可嘉的救濟工作」。應着他呼聲而起的，有拂拉伯主教 Mgr. Frepel，班魯樞機 Mgr. Peireaud，都麗那主教 Mgr. Tuinnaz，他們的呼聲，有時還比瞿培爾來得激昂鏗鏘呢！公教人民，也各處響應着這種堅強奮勇的抗議。同時組織保衛公教團體為衝破法律限制的陣線，那時一八六八年成立的公教教育公會，也大施活動起來了。這會的宗旨，本來是為攻擊摧殘公教教育的搗亂份子的，到了那時，乘機活動，到處宣傳護衛公教教育；他們始終堅持一切良好的教育，應當奠立於宗教基礎之上，教友父母有教養子女的自由權，公教有栽植教友子女的自由使命的原則，和政府對抗。因着這會的活動，而別的團體的胆子，也就此壯大起來了。平心而論，這些團體的組織，是很不一致的，差不多每個教區，有牠由主教領導的自衛團的；可是因為各區的光景情形，各各不同，而組織的形式，也隨處而異；有些團體是臨時組織起來反抗本地取締公教學校的事端的；可是以大概而論，這些團體的主要工作，是為貧苦教區捐集款項，到國外去開辦學校栽植公教兒童的，還有些團體是由各階級的女界組織，在本堂司鐸指導之下，保衛本地公教教育的；本堂司鐸們，確大概購買房屋，或讀修

會或托熱心公教教育份子，開辦公教學校。主教們又爲他們自己的教區，簡任一個教區視學員，經理一切初等教育事務，凡集中計劃，統一學制，聘任教師，審查書本，規定學年，辦理考試和會考，給發畢業證書，以及提呈抗議等等，都由他主持的。他在公教立場上，儼然是個教育部長！雖各修會開辦的學校，也由他節制。經了三十年的公教教育運動，而公教教育問題，便鼓蕩了全法國公教人士的腦海，各自活動起來了，有許多的家長，組織了許多集團，用來監視國立學校中的教育，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成立的公教家長聯合會，是由六六〇〇個小集團，二十一個教區團體，五六〇一五個家長集合而成的。這會的宗旨，是以團結分散的勢力，監視國立學校中的反公教運動爲使命的。同時他們會作進一步的要求，便是要求國家，把教育經費，按照各校學額的多少，辦理得完善和程度的高下的標準，公允地支配一下，使得公教學校，得利益的均沾的名分。雖然沒有甚大的成效，可是他們掙扎公教教育精神，可以照耀公教史冊而爲法後世了！

最後還有聖教會最高的權力，也加入作戰，不斷地警告教友們以外教學校裏的危機，教友應當盡力逃避，如同逃避大的禍患一樣，一八八四年，教宗良第十三世的通牒裏很誠懇地說：「天主教信德德的保障，負著保障信德的重任，常顯明地處分了外教學校，警告父母，使特加注意

，設法避免」。教宗庇護第十世，又把這種警告三申五令地命教友們牢記在心，永不遺忘，同時他又肯定國家與於公教最慘酷，最深重的創痛，便是使公教和宗教界分離，阻止兒童，特地是貧苦兒童們受公教教育。對於這點，他便於一九〇四年對着紅衣主教們大發牢騷說：「我們對於現在人所已經採取，或將要採取以攻擊修會的種種法令手段，殊深痛恨；這些修會的公教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成績，已照然顯著於天下，實爲公教和國家的光榮。現在的人們，因爲見得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實現到極嚴重極慘酷的地步，更要進一步工作，雖屢經我們的努力阻止，仍屬徒然，他們所發表而主張的計劃的宗旨，是很極不公允，和極殘酷的手段，不但禁止一切修會的教育發展，并要把修會所開辦的教育機關，統統取締，財產沒收，爲的，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教育不好，只因爲他們的教育是公教教育，這種手段，盡人而知其將來之結果，是極其悲慘的；他們要把一切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便是把公教份子在法律保護之下，本着他們偉大的犧牲精神所組織而建樹的公教教育，盡行剷除，這樣看來，將有無數的兒童，違逆了他們父母的本意，而被教養於沒有信仰，沒有道德之中，爲他們靈魂的災害，真是不堪設想」。經教宗這翻呼籲以後，法國主教和公教份子，都打成一片，力爭教育自由，其結果據教育部長一九一一年之報告，修會學校共計四，九三四所，男女學生百萬左右云。

（未完）

耶穌傳(續)

原著 Renigio Vilariño Dyarte S. J.

楊堤

七十一 西滿家 (路，肆，三八至四一；

谷，壹，二九至三四；瑪，捌，一四至一七。)

耶穌從會堂裏出來了，——衆人都曉得他行的奇蹟，——他帶着雅各伯和若望到了，西滿和安德肋底家。合家的人都愁腸百結，因為西滿底丈母在害病，她在打皮寒，據醫生——路加聖史所說，他害的是「大瘧子」(Grandes fiebres)。

「耶穌一進去，衆人都爲她央求。耶穌便立在她身邊，發命叫瘧子退，拿她的手，拉起她來，瘧子立刻離了她的身」。瘧子一退，「她便馬上起來服事他們」。

他們在西滿家應接不暇。到了晚上，日沒以後，照規矩安息日算過去了。凡是聽說那天治病等事而家中有病人，莫不送來就醫，負魔的和問害什麼病都送到耶穌這裏來。聖瑪爾谷說，黃昏時圍城的人都聚在西滿家門前了。師傅和悅的走出，一個一個的用手撫撫，都治好了他們，他一句話就趕去魔鬼。

有魔鬼從許多人身上出來，喊叫說：「你是天主子」。耶穌就責斥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多。

無疑地耶穌不願意用鬼話證明自己的使命，所以魔鬼出來時耶穌公然地禁止他們說話。

如同聖瑪竇說的，他應驗了先知依撒依亞底話：「他取了我們的病患，他承担了我們的疾苦」。雖然依撒依亞說的是罪過和靈魂的疾苦，而聖瑪竇借用這兩句話很湊巧很有理，病患是罪過的歸結，肉身底醫治是象徵着靈魂底痊愈。

七十二 祈禱與工作 (路，肆，四二至

四四；谷，壹，三五至三九；瑪，肆，二三至二四。)

他不得脫身，若是他不離開。第二天一定還有更多的病人來求醫。若是他還在西滿家裏，往這裏來的路徑別人都記住了。天一朦朧亮耶穌就出城，找了一處幽靜地方，

就在那裏祈禱。

成羣結隊的人將西滿底家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都是來訪問耶穌的。西滿同自己的伙伴便出去找耶穌。找了半天才找着，便向他說：

「衆人都在尋找你呢。」

羣衆亦隨後趕來，都找着了耶穌，他們看見耶穌有意他去，便懇懇挽回，請他不要到別的地方去，免得離開他們。

但是耶穌向他們說：「還有別的城市我也該給他們傳天主國的福音。我們往別處去吧，到鄰近的城鎮村莊去吧，爲的在那裏也講道理。因爲我是爲這件事被打發來的。」於是耶穌走遍加里亞，在他們的會堂——是很多的——講道理，傳天國的福音，治好民間一切病痛，一總災恙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凡有災病的，一切疾痛苦患，負魔，瘋癲的都給他送來，他就治好他們。

七十三 癩子 (露，伍，十二至十六；谷，

壹，四〇至四五；瑪，捌，二五至四。)

春風廣被，化雨共沾。如同耶穌底伴侶聖伯多祿在一篇宣言上說的，他施恩於衆人，他醫治衆人，他遊行人戶最密的加里肋亞省的二百零四個城。他盛行奇蹟於諸城，

他廣施恩波於西滿底故鄉伯撒依達，不知恩的哥老匝音，瑪大納以及加納和納茵，他亦不怕碰釘第二次進入納匝肋，也許他也到過弟伯利亞城，在這裏黑落德和宮人過着奢華和荒蕩的生活。

在他的行程中有一城，——我們不知道是那個城，——你看，忽然來了一個人，頗令人注意。這人長滿了癩子。不幸的人，也許隱着面藏着頭，怕人看見自己的癩像，他無臉見人，他滿身灰塵，忍羞含垢的走到耶穌眼前，就地一歪，悲懇哀號說：

「主！你若願意，你能潔淨我！」

害此病的真是可怕。癩瘋起始爲皮膚上的有色的斑點，慢慢地變成疙瘩和結核，漸漸地漫衍到臉上，腳上和腿上，手上和臂上。結核裏充滿了癩瘋黴菌，有時發黑，皮膚即起皺，有時轉成討厭的癢泡，有時變成爛瘡，殘身苦形，皮面決眼。肢體見消瘦，機能不停地衰萎。可憐的病人慢慢地憔悴，骯髒不堪，沒有別的希望，除了等死，因爲這是永遠治療不愈的險症。

是否是最厲害的傳染病，我相信明白人還在莫衷一是；有此病的人別人都怕挨他，和他來往時倍加小心。按梅瑟的法律，義臘爾人中有這樣可疑的斑點時即當送到司祭

游，受他的檢查。倘使結果司祭發覺是癩瘋，即宣佈爲不潔淨的人，並使他與社會絕緣。此後癩子祇能在偏僻處獨自生活着。爲使人知道他是不潔淨的人，穿着補補衲衲的衣服，光着頭，以外套掩着鬚，在老遠的便喊着說：

「Tame, Tame」：「我不潔淨，不潔淨」。

若是癩子好了，——這差不多是沒有的事情，亦可說從來未有的事情，好了的是假癩子，是暫時的，不是很有傳染性的，——若是瘋子好了，該到司祭前受驗看和洗滌，並有相當的衛生的預防和能力所及的祭獻，這樣他可以回到人中度共公的生活。

可憐的癩子來了，他滿懷着希望和謙虛，他在老遠的便喊着：

「主！你若願意你能潔淨我！」

他自覺羞醜的俯伏在地。

「我願意潔淨你，」吾主伸手撫摸他，極憐憫的說。

話一說完，癩癩的人頓時變成光發發的人。

耶穌打發他走，親切地囑咐他說：「你小心，誰也不要告訴，但去叫司祭長驗驗你，也爲你病好的緣故，獻梅瑟所定的禮物，爲給他們一個憑據」。

無疑地一方面耶穌不願意沒有法律的正式證明和認可

時淨癩的奇蹟就傳揚開去。一方面耶穌不願意癩子說他的病能可以治好這樣可怕的病症，怕的是別的一切癩子聽見了都來求醫，就誤了他傳教的主要的工作。到底這是禁止不住的，「那人一出去，便說得天花亂墮。耶穌底名聲越發傳開了，有許多人成羣結夥的來聽他講道，也爲治好他們的疾病，至於叫耶穌不能明明的進城，只得暗暗的進城」。

「耶穌時常退入曠野祈禱。還是從各處有人來親就他」。

七十四 起癱與赦罪 (路，伍，一七至二

六；谷，貳，一至一二；瑪，玖，一至八。)

他的名聲如此大震，叫法利賽人不得不疑心了，不得不干涉了，便從猶太和日路撒冷打發公會委員來探一探革命運動——使他們久已疑心，再不能假粧不知的革命運動的實情。

過了幾天耶穌又回到自己的本城葛法翁。人聽見說他在伯多祿家裏，就聚來了許多的人，門內不消說了，就是門外也容不開了。

師傅看見這麼多的人，便坐在屋裏講起福音來。可是此次有新奇的事情，即法利賽人和法律學士也坐在聽衆中

聽講，他們極留心的樣子注意並窺探他的說話和舉動。他們是從加里肋亞各鄉來的，也有從猶太從日路撒冷來的，無疑地日路撒冷公會的委員號召各地同志。

那時主的能力顯著在愈病上，你看，有四個人用牀擡着一個癱子來了，因為人多不能擡到耶穌跟前，他們就上屋頂上（屋外有梯，上去不難），衝着耶穌所在之處開了一個洞，從那洞裏把牀繫下去，癱子在床上躺着。

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德，就給癱子說：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奇怪的話！那個人來求病好，師傅反而赦了他的罪。求藥得酒，喜出望外，耶穌前此未曾說過這樣的話。却在勁敵當前的現在說出這樣的話。那些可憐的法利賽人——在日路撒冷會受了新先生底壓倒——是來吹毛求疵，是來我這位新先生底岔子，哈哈，現在有了由頭。

果然，聖史們說那些經師與法利賽人，聽了這話：就心裏思想說：「這個人怎麼這樣說話呢？他這是說褻瀆的話，除了一個天主誰能赦罪？」

耶穌憑着自己的明智立刻知道他們心裏想的這話，就給他們說：

「爲甚麼你們心懷惡念呢？給一個癱子說『你的罪赦

了』，或是說『你起來拿你的床行走』，那一樣更容易呢？爲叫你們知道人子在世有赦的權柄，我給癱子說：『你起來，拿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人當着衆人立刻就起來，拿他躺着的床，讚美着天主回家去了。

在場衆人看見了莫不驚訝，都起敬畏歸光榮於天主，因爲天主給了人（那時他們想耶穌但是人）這樣的權柄。會散了，他們出去時都這樣說：「我們今日可見了奇妙事——！」

他們從來未曾見過的奇蹟！從來沒有人敢赦人的罪，以這等顯明的聖蹟作証自己的威權。可憐的經師和法利賽輩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思考以後說的話是很有理由：除了一個天主誰能赦罪？但是有眼不識泰山，在他們面前的即是天主。——後來尚有證明。

一定地，愛徒聖史若望注意所見的種種，他常留心小關節目，在這光景，他絕不會忘記自己和西滿在曠野裏，耶穌經過跟前時聽見師傅若翰保弟斯大所說的話：「你看，天主底羔羊，你看那除免世罪的羔羊」。

耶穌基督我等主來到世界上，不是爲救贖我們的罪，到底是幹甚麼嗎？

七十五 召瑪竇

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路，伍，二七至二二；谷，貳，一三至一八；

瑪，玖，九至一三。)

耶穌與那些偽君子應酬的時間是很短的。他們喜歡找耶穌底話擱子，他們喜歡謝絕那些罪人，——他們是這樣稱他們，其實有時未必比法利賽壞得多。

耶穌時代在巴力斯坦有一階級人在真正的猶太人眼中目之爲罪人的，即是稅吏Publicum，是羅馬人法定直接的或間接的或任何種的國稅的名詞。Publicanos是有職務收稅的人，此職國家公共拍賣。他們是中等社會的人，他們的地位自然比不上騎士和貴族，但是比平民却高得多了。稅吏中按常法尚有各種團體，每團體在羅馬有代表和總經理，在各省有副經理，副經理手下有許多當差的；有收錢的，有計賬的，有糧差和各種代理人，他們的階級當然不及他們的上峯，許多不是由奴隸出身，就是由匪徒出身。不問實際作事與否，吃這碗飽的人都叫做稅吏。真的稅吏，尤其是當差的人，他們大半是貪婪的，放重利的，明強暗盜的，他們的名字再臭沒有了。

因此在九流三教中人家最看不起的是他們。尤其是受

羅馬人保護的稅吏，他們胡行亂爲，不講公義，不講理性，故遭人就底憎恨亦更深切。祇要是稅吏沒有人不恨他，不問他是羅馬人或是猶太人。

在葛法翁城有許多稅吏，因爲那裏商業興旺，設有稅關的緣故。有一稅吏名叫肋未(Levi)，他是亞爾斐(Alfeo)的兒子，他後來以瑪竇(作天主教恩典典解)聞於世。他在葛法翁城稅局子中收稅。起癱與赦罪的後幾日，耶穌出城到海邊上去。一路跟着他的人很多。耶穌過路的時候看見了亞爾斐的兒子肋未先生在稅局子裏坐着，便向他說：「跟我來！」肋未瑪竇馬上起來跟耶穌去了。

師傅收了一位稅吏做高足，門徒們添了這樣的一位同志，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這位稅吏志向高尚，臨事爽快，丟下一切所有的來跟隨一位窮先生。

我們不能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耶穌來了不是爲宣傳對人胃口的福音。他雖然曉得法利賽人和法律學士要找自己的岔子，他偏偏地給他們一個更大的恐懼和壞表樣，同時他顯露自己極清高的品行，並藉此教訓他們一番。

因爲瑪竇爲辭別老同事並爲感激新師傅的緣故，便在自己家裏大設筵席。耶穌坐席(那時側着用飯，有兒供枕，與棹子一般高)的時候，有許多稅吏及罪人來和耶穌

及他的門徒一同坐席。因為有許多人已經跟隨他。

法利賽人和經師看見耶穌和稅吏及罪人一同喫飯，便帶着不滿意的樣子問他的門徒說：「你們的師傅爲什麼同稅吏及罪人一齊喫喝呢？」

耶穌聽見了這話便回答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獻」（奧瑟先知的話，六章六節，）這句話有什麼意思，你們揣摩去吧！因爲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回答的話是多麼好啊，滿了甜蜜的諷刺，和雋永的神學意味，爲衆人是極甘飴的希望，因爲我們一切人都是罪人，吾主耶穌基多是來尋找衆人，祇有那些自以爲無罪的人他的仁慈沒有他們的份兒。我們雖然是罪人，我們自認自承，我們將被善牧以愛情尋找，我們將被明師以仁慈接受，如同他接受了瑪竇底朋友，和他引觴同飲的稅吏及罪人一樣。

可惜法利賽人走着坐着的憎恨義臘爾人師傅的行爲。他們前一誤會後一誤會，左一沒趣右一沒趣。但是他們並不軟化。他們對待師傅又有一種新態度了。

七十六 新郎 (路，伍，三三至三九；谷，

貳，一八至二二。)

觥籌交錯，杯盤狼籍。在這一天的也許有若翰底徒弟和

法利賽人因着傳說守大齋。法利賽人和熱心的風習慣，每

主日要守兩次大齋，卽本曜日與月曜日，亦卽梅瑟上西乃山下西乃山之日。他們願意鞏固自己的威權，——法利賽人在別的時候輕看而且難爲保弟斯大，比黑落德還厲害，他們會將他下監，這次却與若翰底徒弟聯合起來，以若翰底聲望攻斥耶穌底行爲。法利賽輩不仁，以若翰爲芻苟！

若翰底徒弟和法利賽人常守大齋，他們一同來問耶穌說：

「爲甚麼若翰底徒弟常守大齋，行祈禱；法利賽人底弟子也是這樣，爲甚麼獨你的門徒又喫又喝呢？」

耶穌向他們說：「新郎底朋友同新郎在一齊的時候豈能叫他們守大齋麼？將來有時候，新郎從他們當中被人劫去，那時候他們就要守大齋了」。

耶穌又用比喻向他們說：「沒有人取新衣裳上的一塊布來補舊衣裳的，若是這樣，新的必要扯壞，而且取的那塊新布與舊衣裳也不相稱。也沒有人用新布補舊衣的，怕補上的新布撕裂了舊衣，破綻更大了。也沒有人裝新酒在舊皮囊的，若是這樣，新酒必要撐破皮囊，酒流出來，皮囊也就壞；只好裝新酒在新皮囊裏纔得兩全。沒有人纔喝

了陳酒，立刻就要喝新酒的，因為他總是說：「陳的更好！」

他願意向他們說的是：不應該勉強自己的新道理和新法律的門徒遵從若翰底徒弟和法利賽人的徒弟所守的老規矩。我的門徒是新衣，新布，新酒。你們是舊衣，爛布，破囊。你們走你們的路，你們讓我的門徒走自己的路或走我指示的路。你們不喜歡他們，就如習慣喝陳酒的不喜歡新酒一樣。不久將來我要立的新教會的杯中的福音美酒，又甜又香，滋味真足，你們的法律和禮儀沒有和它比擬的可能性。

我的門徒同我在一齊的時候，你們讓他們不做補贖吧！他們不是不做補贖而是時候未到。他們將來要做補贖，在那傳福音的時候；我打發他們去，如同打發綿羊到狼羣

X

X

X

X

X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嬰兒付洗

西士在北京傳教，對於拋棄之嬰兒付洗，及早已注意。據一七三七年傳教史記載，北京三聖堂常栽培傳教先生外出尋覓嬰孩，設法付洗，每年只在北京有二千之數云。有一次是在一七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傳教先生正在付洗之際，為一外教人告之於官，官初次擬判以死刑，既而免其一死，責以竹杖一百，枷禁一月，卒又杖以四十板而放去。

耶穌會神學家聖師伯多祿賈尼削

將近一五三八年，一天小齋的日子，在谷洛月地方，

有一班學生，在一家烏烟瘴氣的飯店裏，大開筵席，飲酒食肉，逍遙快樂。一盆盆的肉，堆得山一般高，許多大酒杯，滿斟着皮酒噴着沫，湧溢出來；大家嬉笑着，歌唱着，戲謔着。有幾個學生已經喝得爛醉，倒在桌子底下了。

只有一個，保持着他清醒的頭腦，不曾喝酒。他是蓋特爾(Guetle)人——這地方現屬荷蘭。他額角廣闊，目光銳利；他眼看到這種狂飲大嚼的光景，深感不安，便現着不快的神情。天主聖神默感人靈不拘在甚麼地方，便在這縱飲狂樂的席上，也表現他的作用。這個少年便是聖師伯多祿賈尼削，據他後來對人說起，那時他想到這些慶祝日作下的許多得罪天主的事。他看見他的同學們這種不檢的行爲，覺得他們很可憐。還有一次，他証實那路德的邪說，在青年教育上所有的禍殃。他眼見信德失墮，通常的結果，激起了大不道德的潮流，他想爲抑制這潮流而奮鬥。

實在，這聖教會有一天要給他上聖師專號的青年，將

來要做一個博學明師，抱歉得很，我們現在不得不把聖賈

尼削所有令人驚羨的內心生活，畧過不提，只講他師道的昌明，和收效的豐富。

要療治病症，先該明白病情。聖賈尼削對於路德派異端所發生的病害，早已有深切的研究了。他於一五二一年三月在尼美格(Nimegue)誕生，在一個公教家庭裏長大起來。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父親，在本鄉做過好幾次村長，委實沒有功夫留意教育他。他家裏富有，生活舒泰，可以自由去聽視一切。然而他小時候雖則有些輕率的舉動——這是他後來在告解中所引爲深憾的——却總不失爲一個熱心的好子弟。他曾寫着道：「那時我還不過是個孩子，還沒有實驗過那嚴重的，壓制肉身的戰鬥。雖則誰也沒有命過我，誰也不會勸過我，我也屢次穿上苦衣」。可是聖賈尼削不久就認得了這些「嚴重的，壓制肉身的戰鬥」啦。經過了這種訓練，以後便知道了甚麼叫做惡。他說：「在那裏，我遇到了幾個同志，他們的言行，教我知道

了「惡」，從前我們做了不害羞的，以後提起了，我便覺得羞愧咧」，只是聖賈尼削該感謝天主，因為他曾對天主說：「你保護了我的三司五官，不和那不潔的接觸，你也從不會許我受淫佚的玷染」。然而他在尼美格學校裏所得使他憂悶的教訓，在谷洛月攻習哲學的時候，又要繼續領受了。那裏，他跌入誓反教派的環境中了。他小時所酷愛的公教信仰，此刻不和從前一般愛重了，在他周圍的，都是縱情逸樂，微倖得很，他遇到了一位有聖德的司鐸尼各老萬愛斯克（Van Esche）憑着他明智的引導，這學生時代的賈尼削便得了救藥。這幾年的求學最好的效果，便是使他有那教育家所會擔負的責任心。聖賈尼削將來的計劃便決定了。既然德國民衆已被那誓反教派的邪說根本敗壞了，他就得從這個根據上，着手於訓導和教育的工作。這便是他在二十歲上懷着的志願。

這當兒，聖賈尼削因着認識了真福伯多祿勒番物，便認識了所謂耶穌會士們；這便是那在巴黎用友誼的吸力，救聖方濟各沙勿畧脫離罪惡的勒番物。聖賈尼削在谷洛月遇到了勒番物之後，心就向了他。勒番物替聖教會保全了這兩個寶貴的靈魂，一個是東洋宗徒聖沙勿畧，一個是德意志宗徒聖賈尼削，他那慈父的蔭庇，是多麼有光榮啊！

聖賈尼削做了耶穌會士後，先後擔任過的職務，這裏無須細說；他也和其他許多同會們一樣，先做學生，後當教授，又擔任過著述，做過長上。他曾幾番被選過做主教，却幾番謙辭謝却，還罷脫了樞機的尊榮。在他一生行事中，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他一生所有卓著的基本事業，那闡明聖道的工作。

當時德意志民族，上自王公主教，下至士庶平民，幾乎全給那路德邪說引壞了。要使那在上的，回頭覺悟，就必須有學問高深的人，口講筆述，崇正黜邪，來糾正他們的錯誤，還得和那些自命宗教革命家討論辯駁。聖賈尼削便準備去做這種「口誅筆伐」的工作。他在二十五歲上開始度他修士生活的時候，便已刊行了一部聖亞力桑特里西廉爾（Civille d'Alexandrie）原著的評論，分訂兩冊，又寫了一冊聖良一世的評論（Léon le Grand）。誓反教人常藉口回復初興時代的天主教，把聖教先哲們的原著題意竄改。聖賈尼削便在這兩部著作中揭穿了他們的虛妄。那時却有一個路德的信徒，弗拉古斯依列利古斯（Flaccus Illyricus）（一五二〇—一五七五）正在打算撰寫一部距大著作，攻擊羅馬聖教。他出版一部聖教通史，搜集各種文件，來證明有了教宗，就失去了基利斯督教會的本來面目。他做這

件鉅大的工作，自有許多人贊助他，和他合作；供給他各種書籍，給他搜許多毀教宗的故事，把先賢遺著的原文，隨意割裂，來適合他們的需要；彙齊各樣的資料交給他，讓他採用。這書中所有的批評，都是千篇一律：就是凡和羅馬教宗有利的文件，都是假的；那毀損教宗地位的，都的真的。所需印刷費用，儘有他們一般有力的護法，籌集鉅款，來支付一切。

在一五五六年上，這部鉅著開始出現了。全書共有八冊，包括十三個世紀，其一五七四年才陸續出完。他們給他定名叫「馬丹堡世紀集」(Centuriateurs de Magdebourg)；出版後，風行一時。這書中攻擊羅馬的資料究竟那麼多，路德派人，真有些想不到：宣傳起來，真是了不得的武庫！

羅馬方面對於這部慘淡經營的謬著，自然少不得要反駁一下。因着耶穌會總會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的居間，教宗庇護五世便傳諭給聖賈尼削，要他擔任這件工作。聖賈尼削奉了教宗訓令，雖則職務繁劇，而且僕僕道途，無時休息，却一口應承，絕不推諉。他知道這件事情關係極爲重大，亟該駁斥這些謾罵調言，不容稍緩；只要使人稍有些好想識，稍有一點忠忱，便可以把他打倒。他想寫出一

部公教信道忠實的說明書，便足以開明那些正人君子的心目了。他計劃寫成三冊：第一冊，專論聖若翰第斯大，這是誓反教人所認爲路德的前驅的；第二冊，論童貞聖母，這是異端派人所極力攻擊的；第三冊，論聖伯多祿和宗座神權。當他啓程上道的時候，就把路德派人所攻斥的主要各點，開始一一研究，決定了他著作的大綱。

第一冊出版後，便哄動了誓反教人，羣起謾罵。顯然這是一部佳作的憑証。聖教會一方，博學鴻儒像何西烏斯(Hosius)和薛萊(Silve)兩位樞機等，都十分欣悅，同聲稱道，要求把第二冊早些刊行。於是這專論天主母的名著便問世了。

可是聖賈尼削努力做着這捍衛聖道，攻斥異端的工作，已使他心勞力瘁了。他白天諸事忙碌，所以往往在夜裏執筆寫作。教宗額我略十三世把他別的繁劇的職務解除了；他却依舊出外宣化講道，不肯中止。他放下了筆，便去宣講。那時，公教神學家不時和路德派教士開會辯論。既然聖賈尼削聖學淵深，所以每當大辯論的時候，總得親出參加。這種辯論會，大抵當着國王和公卿大臣們面前舉行，兩方面爭辯得非常激烈，路德派人被駁得到了一理屈辭窮，不能再辯的時候，十九總是破口謾罵，算做結束。

聖賈尼削曾參加過活姆斯(Warmer)的辯論會，(一五五九年)又在奧格斯堡和拉府斯蓬(Ratisbonne)國會中辯論過幾次，結果雖都勝利，得到的實益却不大。

此外，另有一個更莊嚴，更有益的集會，便是那著名的脫利膝公會議，要聖賈尼削去參加，憑他解疑析難。這個公會議已經開過兩次，沒有結束，便中止了。那時，公教信眾都切願他重開，誓反教徒却只怕他再舉。不幸，奧皇費迭囊(Ferdinand)出頭反對，便不能會集開議。聖賈尼削得到了何西烏斯樞機的召喚，要他以神學家名義，參加神學方面的委員會中各項討論，正啓程向維也納進發；却因着上述的阻撓，便轉往德國工作。可是他的工作，正爲公會議預備各種決議，好教將來各國主教們票決通過之後，便成爲全世界天主教的定律。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爲聖教會全體工作。

聖賈尼削對於各國君主們和王公大臣們，以及主教們，和名人學士們，用他的智力來發展他的宗徒事業，很見功效。然而他也明知他所有刻意經營的鴻文傑製，和理直氣壯的辯道演辭，只引得少數人歸化罷了。要拯救多人，非得深入民間，接近羣衆不可。他於是轉移方向，對民衆口講筆述。

對民衆說話，第一就公開講道。他開始講道的時候，還只是一個六品修士，以後就想專做講道師。他講得聲名一天大一天，竟至奧格斯堡的市民經過他講道的地方，不肯輕易錯過。幾時他定期到某處講道，那幾處多時荒廢的聖堂，又擠滿了。他每年講道，在一百次左右；雖則講道的只是他，只是這位賈尼削聖人，然而每次開講，聽眾總是有增無減。他爲甚麼從奧格斯堡講起呢？因爲全德國人都可以有機會聽到。他通年定下講道日程；從這地方講到那地方，一路講過去。從谷洛月到羅瑪，從羅瑪到因谷斯宜特(Ingolstadt)又在維也納，活姆斯，亞爾薩斯(Alsace)，狄林城(Dillingen)，波蘭，奧格斯堡，拉底斯蓬，瑞士等，處處都有聖賈尼削的足跡；到處他播散他的道德種子。他遺下的講辭約計二千篇，訂成三十巨冊。可是這還不過是他一生講道的一部份，其餘的都已散佚了。

這時代的講道，似乎常常帶着些辯駁的性質。路德的邪說，已使信友的信德有些搖動了，如今唯一要務，就在光照他們的明悟，鞏固他們的信德。異端派人被駁得理屈辭窮，惟有廣發傳單，大肆醜詆來洩憤。他們宣傳品上會載着這樣的題目：「教宗黨專選的，厚顏，無恥，臍肥，發臭的，一百椿誑話，用以衛護他們各端主要道理的」。奧

格斯堡，人人手裏，便有了這種宣傳品，聖賈尼削於是不得不講道台上大聲駁斥了。他把這些無稽之言，駁得「體無完膚」，却態度溫和，言辭穩重。這是他素來的習慣，便是在盛怒的當兒，也不會有一句罵人的說話的。

聖賈尼削專務講道很得人心，但他仍不很滿意。路德把他所有的謬理，總括起來，做了一本問答，逢人分送，連孩子們手裏，也都有了一本。這方法容易見效，却比講道來得好。可的路德並不是第一個寫這種問答。聖教初興的時候，就有要理問答 *Didaché* 了。後來日露撒冷的聖齋利祿 (*S. Cyrille de Jerusalem*)，聖額我魯奈山 (*S. Grégoire de Nyse*)，和十五世紀中才爾遜 (*Gerson*) 的論文，實在都是聖教要理問答。不過那時，還沒有講得很清楚，很準確的作品。聖賈尼削於是動筆撰寫了。他先出版了一本拉丁文的「聖道撮要」(*Somme*)。不久就把他譯成德文，後來又做了一本「信友小問答」。這回，大功告成了。當時，印刷所還在初創時期，可是這小本子在一世紀中，已再版了四百次。而且這書出版後，不久便有了各國語文的譯本：德文，斯拉夫文，意文，法文，西班牙文，希臘文，匈牙利文，愛底奧比亞文，印度文，日本文都有。賈尼削和天主教竟成了兩個替代名詞。幾時人們問孩子知道不

知道天主教道理，便說：「你的賈尼削曉得嗎」？這問答這樣風行，那異端教人的憤恨，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們無法可想，只得借他的名字來作無聊的譏嘲；在拉丁文中賈尼削這名詞解釋狗醫，便罵他「犬儒」，說他的書是「戳穿靈魂的短劍，把靈魂殺死了，丟給魔鬼」。近代路德派人比較客氣些，不爛罵，然而他們的口吻，前後雖不同，對於這書的賞贊，總見得是一樣。亨利鮑梅 (*Henry Bohmer*) 曾寫着說：「這本小書不久就得到和路德問答相等的民心。可是他的成功，是由於他固有的價值得來，主要的優點，是在避免一切筆戰……因着他極簡括的格式，這書便成了一種日用書籍，和路德的一般」。

後來聖師伯辣彌諾也做了一本要理問答，但是他一看見聖賈尼削的問答之後，這位謙遜的樞機，便懊悔不會簡簡便便，把賈尼削的本子翻出來，却另去做了一本。這正和那聖文多辣的一段軼事後先相映：那一幕的事蹟，因着有了名畫的流傳，已成爲「家喻戶曉」的佳話了。原來聖文多辣剛做好了幾首聖體詩，可是一聽見聖師多瑪斯在教宗面前讀他讚頌聖體的詩歌之後，覺得自己的作品太壞了，便把他一頁一頁地撕去。

德國的孩子們手裏有了聖賈尼削的問答，就不會失去

了信德，而且孩子們小時候有了這書本給他們講解過，到了青年時代，就不致早早腐敗。德國的天主教信德，當然更因此保存了。在這當兒，聖賈尼削回想到他的兒童時代，就不免黯然神傷。要灌輸信道，砥礪品行，使青年們心裏充滿着基利斯的教訓，唯一的利器，便是教育。因此，他決意在德意志境內，陸續開辦學院。

我想這開辦學院的事，正是聖賈尼削最喜歡的工作吧。然而誰去擔任這種艱巨，誰去和各處城鄉的政府接洽，誰去購得地址，設備用具，籌集款項，求人協助呢？在這耶穌會創立未久，會士「寥若晨星」的時代，聖賈尼削向他的長上們要求派遣教師，委實使他們覺得爲難；而且他還要上好的教師呀，假使派來的教師是平常，他就要向他們伸訴。聖依納爵幾乎有些耐不住了，便回覆他說：「人們把骨頭連肉給了你，你却該一併收納！」當聖賈尼削去世時候，他手創的學院共計有二十四處。這樣的成績多麼駭人啊！教好幾個人去創辦這許多學院，也够他們一輩子忙個不得開交了。可是從此以後，德國的兒童有了保護了，也會有修道的志願，將來做成熱心司鐸了。實在，聖賈尼削正懷着一個大志願，要培植成功熱心的和有學問的德國神職班。聖依納爵也有這個意願，想在羅馬，在天主教中心區域，特設一個修院，就是那人稱日耳曼學院的修院，來達到這種目的。聖賈尼削極贊成開辦這修院。至今我

們在聖京街道上，遇到那些穿紅色外衣的青年修士們，不知道的要疑惑他們是紅衣樞機。不過遠看有些相像，走近了就會明白。這些便是日耳曼學院的學生們，是聖賈尼削所那麼寶愛的。至今德國許多有學問司鐸們和著稱的主教，大抵是日耳曼學院出身。

聖賈尼削是熱心興學的人，正該在他所深愛的兒童們中盡他的餘年。這一生勞苦，年邁力衰的老頭兒，被弗利堡(Fribourg)孩子們圍繞着，慈父般的給他們講解他親自撰寫的問答：這是一幅多麼「令人神往」的圖畫啊！一天，他在弗利堡接到了封書信，諒必覺得十分愉快。一個名叫方濟各撒肋爵的薩伏依司鐸，因着他的要理問答得了益，所以來信向他表示感謝，據着就把這書怎樣感化了人心敘述一番。這樣，在聖伯辣彌諾之後，又有聖方濟各撒肋爵對聖賈尼削表示欽佩，這豈不是聖教會把他列入聖品，又把他加上聖師尊號的先聲麼？

然而尊號頭銜，他並不放在心上。他雖則不斷和聖教高級神長們，像教宗們，樞機們，主教們，接近來往，却常願守着他卑下的修士地位，幾番拋却了主教榮冕，堅辭不受。他也天天和國主王公接觸，却只要做着司鐸，只要盡着司鐸的本分，絕不與聞政治。此刻他在祈禱困苦中心契天主，預備在兒童們中間，安死善終。一五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聖賈尼削便在那最後開辦的弗利堡學院中，把他聖善的靈魂交還給天主了。

馬尼刺舉行之第二十二屆國際聖體大會

徐宗澤

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在馬尼刺已於二月三日至七日舉行之矣，其種種之盛況，不下於前幾屆；今言此屆大會，試先言其史要。

第一屆聖體大會舉行於法國麗耳城 *Lille*，時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聖體大會之發起人，是法國之愛美麗大美全愛爾 *Emilie Tamisier* 女士。女士生於法國之都耳城 *Tours*（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日）自幼熱愛聖體，每日必領聖體，如此熱心出衆之女士，宜入女修院修道，走修成之路矣；殊不知天主之聖意不在此；女士蓋嘗叩女修院門求進會矣，三去試驗，而修女之生活終不適合於女士；無已，只得活在世俗人中，以修成一己耳。一八七〇年女士遷居聖維亞納墓旁，度其祈禱與工作之生活，而女士恭敬聖體之心，日形顯著；乃將此意陳訴於衰邁爾 *Mgr. Séguir* 主教，主教不特鼓勵其志，且玉成其願；將恭敬聖體之敬禮，盡力宣傳，擬組織一公共之敬禮也。

此公共之敬禮，一八八一年，得有教皇良第十三之准

許，第一次乃舉行於麗耳；當時參加者，雖祇限於法國各教區，然已具有國際性矣。一八八二年在法國亞未農 *Amiens* 舉行第二次大會，參加迎聖體者有六千人。在此年，國際聖體大會常務委員會即組織成立。翌年即一八八三年第三次大會，慶祝於比利時之里愛才 *Lillois*。參加者有一萬人。隔二年，一八八五年，第四次大會，在瑞士之弗麗玻 *Fribourg* 舉行；此次已成爲國際大會，不特瑞士全國皆來參加，即德法等國亦來向萬王之王耶穌基利斯督致敬禮焉。一八八六年第五次大會，在法之都魯士 *Toulouse* 舉行。隔二年，一八八八年，即耶穌聖心發顯於聖女瑪加利大之第二百週紀念，第六次聖體大會在法京巴黎聖心大殿中舉行。耶穌聖心與耶穌聖體，二者爲不可分離之敬禮；故是年舉行之大會，有深意存乎其中也。第七次大會，在一八九〇年舉行於比國之盎凡爾斯城 *Antwerp*；閉幕日，與禮者有十五萬人。教皇良第十三世，見聖體大會，在全球教友之心目中既有深刻之印像，第八次之大會特准於一八九三年，在日路撒陵舉行；日路撒陵爲耶穌受難之處，是地

召集大會，更能激發教友愛慕聖體之情。一八九四年之第九次大會，舉行於法之倫斯城 Rheims。第十次大會一八九七年舉行於耶穌聖心發顯之城，即柏來勒莫爾 Paray-le-Monial。第十一次大會於一八九八年在比京不魯捨爾 Brussels 舉行。一八九九年第十二次大會在英京倫敦；一九〇一年第十三次大會在法之盎才 Angers。一九〇二年第十四次大會在比之那慕爾 Namur，一九〇四年第十五次大會在杏戈來末 Angoulême 舉行。聖體大會廣達至全球矣。

聖體大會成立至一九〇五年，已有二十四年之歷史，而在羅馬聖京惟待至是年之第十六次大會，方得舉行，且由教皇庇護第十世之意而行者。大會後，是年十二月教皇即出通牒准兒童早歲初領聖體。第十七次大會，一九〇六年在比國之都爾南 Tournai，第十八次大會在德統治下之梅次 Metz 於一九〇七年舉行。

第十九次大會，於一九〇八年在盛大之典禮中，又在倫敦舉行。計與會者有七位樞機主教，十四位總主教，七十位主教，其餘司鐸又不計其數。第二十次大會，一九〇九年，在德之高老月 Cologne 舉行。聖體大會自成立至第二十二屆計三十年中，其舉行之地點，未嘗出歐洲之外。一九一〇年之第二十二次大會乃舉行於美洲加拿大之蒙來亞

爾城 Montréal。第二十二次大會，於一九一一年在西班牙之瑪德里，第二十三次於一九一二年與奧國之維也納，第二十四次大會，於一九一三年在意大利之買爾大 Mezzana 島，第二十五次大會，於一九一四年在法之露德舉行。

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聖體大會不得舉行者凡八年。一九二二年第二十六次大會，又舉行於羅馬，是年教皇庇護第十一世，新登御座，大會於五月舉行。又在歐戰之餘，各國被嘗戰禍之苦，故此年之聖體大會，人民更顯愛戴聖體中之耶穌為和平之王也。一九二四年第二十七次大會在荷蘭之亞歷斯德丹 Amsterdam，一九二六年第二十八次大會在美之芝加哥 Chicago，一九二八年第二十九次大會在澳斯脫拉利亞之西春南 Sydney, Queen City of Australia 舉行。第三十次之大會於一九三〇年在亞斐利加洲之加爾大才 Carthage 舉行。第三十一次大會於一九三二年在愛爾蘭之杜勃倫 Dublin，第三十二次大會於一九三四年舉行於阿根廷(南美)倍諾斯愛勒城 Buenos Aires，典禮極為嚴肅，參加者達一百萬人，閉幕日舉行聖體降福，參與之教友約二百萬人。第三十三次大會是本年在馬尼刺舉行，今試特別論之。

* * *

國際聖體大會之史畧，及歷屆之大會，已如上述；大會之宗旨，是要聖體之敬禮，成爲公衆化，即要衆教友一心一德一意，以大規模，公共之敬禮，恭敬耶穌聖體也。是以關於聖體之道理，敬禮，禮節等要特別研究，討論，講演，務使個個教友懂明耶穌聖體之愛情，及耶穌之聖身聖血實在在聖體中，非如誓反教人所謂紀念已也。

國際聖體大會爲聖教會中大組織之一，有國籍不同，地位不同組成之國際聖體常務委員會，專管聖體大會之事務者。所謂國籍不同，因常務委員可選法意英德及其他國籍之人以任之；所謂地位不同，因委員會中有主教，神父，教友等。常務委員會之職任，是在規定舉行大會之地點，選擇討論聖體之題目，及指導如何整備如何舉行大會之種種事情。常務委員會有一主席係由教皇直接任命者。

第一次之委員會係由衰遽耳主教，愛美麗大美全愛爾女士，凡爾月城主教馬義愛爾 Bishop de la Vergne, Bishop Monnier 及斐利盤爾物隆 Philbert Yrau 先生四人組成的；衰遽耳主教爲第一任主席；一八八一年在麗耳開第一次大會時，衰遽耳主教已故世，勿克親見；第二任接衰遽耳主教爲主席者，係盤爾加 Perga 總主教浦意月雷 Mgr. de la Boullerie；第三任主席爲剛勃來 Cambrai 總主教杜管斯納

Duquesne 第四任主席爲勞薩納 Lausanne 主教滿爾米奧 Mermillod；第五任主席爲杜爾魯 Doureloux 主教，杜主教於一九〇一年逝世；繼之者爲比利時國那慕爾 Namur 主教海倫 Heylen，是爲第六任主席，在任已三十六年矣。

常務委員會委員能有三種：I，是執行委員 Executive Members，II，是名譽委員 Honorary Members，III，是幹事委員 Active Members。

國際聖體大會常務委員會之主要職務，是在議定大會之地點，其手續之經過，即某教區主教直接請求教皇准以舉行聖體大會在某都城，教皇乃以此請求通知委員會。有時請求人直接向委員會請求者。委員會主席於是召集會員，商討大會舉行之地點；及衆議贊成，乃請求教皇核准；教皇則往往允准委員會之議決。地點決定後，保守秘密，不即發表；俟末屆大會將畢時乃宣佈焉。惟請求之案大概不即允准，有待至十多年者，如第三十二屆之聖體大會阿根廷等待此請求有十二年之久，方於一九三四年舉行，是其一例也。

聖體大會在原則上，規定每二年舉行一次，每次歷時四日；舉行時所用講道之語言，以所在地之語言爲語言，因大會頗尊敬各國之風土人情故也。

＊ ＊ ＊

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舉行於馬尼刺，其正式發表，在一九三四年第三十二屆大會將畢之時。然在未發表之前，菲島教友準備大會之舉行，已有多年之訓練；迨核准之後，於是上下一心，從事籌備工作矣。其籌備也，分有各種委員會，分工合作；總機關為執行委員會，其下有許多委員會，分司其事。每月首主日，各聖堂為大會經費募捐；各地教友均大量輸助。及大會之期將近，各機關，各商店，各家庭均各自裝飾自己之房屋，公私一心一德，為萬王之王之蒞臨布置一切焉。

羅瑪教皇方面則選派欽使，代表教皇主持大會；此屆教皇所選者，是美國菲拉代爾菲城 Philadelphia 之樞機總主教杜甘爾的 Card. Dougherty。杜樞機美人生於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六日，一八九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羅瑪晉陞樞品，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四日，祝陞為菲律賓愛槐衰高未亞之主教 Bishop of Nueva Segovia, Philippine Islands，繼於一九〇八年調任柴勞 Jaro 教區主教，（亦在菲律賓）。一九一五年杜主教舉行晉鐸二十五人大慶，翌年一九一六年，調至美國，為秘發老 Buffalo 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升任為菲拉代爾菲城總主教；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

教皇本篤第十五世擢為樞機。故此屆馬尼刺國際聖體大會，杜樞機被選為教皇專使，菲律賓人所以熱烈歡迎者，厥有由也。

本年一月初。杜樞機與其使團隨員，從羅瑪出發，來至菲律賓；二月一日晨八時，安抵馬尼刺；到碼頭歡迎者除神長及官長外，有四萬民衆。人山人海，誠為空前未來之盛況。馬尼刺總主教陶愛爾的 Archbishop of Manila O'Doherty 迎之上岸，先至總主教座堂；繼至總統府寓所。馬尼刺市長進見時，呈獻馬尼刺城匙鑰，以示樞機可出入自由，有歡迎之意也。

二月二日菲島民衆在菲律賓革命元勳黎利 Rizal 紀念碑大場上，開盛大之歡迎教皇專使杜樞機大會，當時在場者，近二萬五千人。菲律賓副總統奧斯末那 Sergio Osmeña 致歡迎詞，大致謂：「菲律賓人，請觀此屆國際聖體大會，舉行於馬尼刺，實為吾菲律賓人當視為一特別之榮耀，而足以自豪者也；蓋此足証吾菲律賓在公教教友之國中，已有其相當之地位矣。回溯西班牙人之初來占菲律賓也，若輩不單是武力之侵略者，亦是福音之宣傳者；職此之故，菲律賓若非完全投服於聖十字之旗下，不得謂已被兵力征服之矣。西班牙人之威武，固光耀一時；而今已矣；

然有其不能消滅之紀念，卽一五二一年在宿務 Cebu 舉行之第一台彌撒，及西人所豎之十字聖架；非邦政治雖有變改，而此紀念則永留不變，此所以在馬尼刺舉行聖體大會之有其由來也」。

陶樞機之答詞，大旨謂：「此次余之重來菲島，受此劇烈之歡迎，足見爾等熱愛教皇之心。此屆國際聖體大會，舉行於菲島，亦可說是國際傳教區大會；因當今教皇庇護第十一，實爲傳教區之教皇。教皇雖不能躬親此會，然他告余曰，彼之心神常與我儕偕也。今余亦悉遵教皇之愛情與盼望，來此舉行大會云云」。

二月三日晚六時，在呂南達正式舉行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開幕禮，參加者約二十萬人；四日爲婦女節日，是日晨參與大禮彌撒之婦女約十二萬人。五日爲男子節日，男子參加者約十五萬人。六日爲兒童節日，與禮者約六萬兒童。七日爲閉幕日，晨大禮彌撒參加者有二十萬；午後舉行盛大之迎聖體典禮，與禮者有五十萬左右。夜九下，教皇自羅馬華諦崗播音祝賀并降宗徒遐福；至是聖體大會告終。至聖體大會之紀事，本誌第三期，聖心報第四期，我存雜誌第三期已有詳細之記載，不再贅言。今將聖心報所譯之教皇的賀音及訓詞轉錄如下：

「可敬神昆，可愛神子。

朕所要向你們舉行第三十三屆聖體大會的人士發表的意見，已概括於朕頒給於宗座特使的諭文中，你們諒必知道；現在朕還要和你們親口說幾句話。

朕首向你們深深地道賀，因爲你們熱烈地用着物質的熱鬧和內情的炎忱，在隱藏於麵酒形內萬王之王耶穌基利斯督台前大奏凱旋了。這個凱旋是從熾愛於贖世主的心中發出來的，牠不是萎靡不振的，牠能使你們整個的生命樂於進德行善的。你們在大會中已獲得很多的益處，這也是朕爲你們馨香祝禱於天主台前的。而我們在此大會中最所希望的神益，就是要你們熱心敬愛聖體，煥發宗教的思想，從而振作傳教的心火，使傳教的工程日日進展，日日增加，因爲在聖體裏頭，可爲明司找到亮光，欲司找到愛火，一切工作找到成效。

可惜，現在的世界，有許多的人民，或惑於歧途，執迷不醒，或放縱私慾，流連忘返，或彼此仇視，互相鬭爭，離棄耶穌基利斯督，坐失真實，生命，道路，而墮落於困苦的景象中，這不是可憐得很麼！所以你們可敬神昆，可愛神子，你們快快到耶穌台前去吧，你們該爭先地向他賠禮，并祈求他速賜罪人改悛，並賜那坐在黑暗及死影中

的人們，早獲光明，真實，生命。

希望衆人都認識耶穌，朝拜耶穌，跟從耶穌，因為只有他是有常生之言的，這樣我們也能希望世事漸漸平靜之後，衆人都專志於公義與友愛之德，脫離勞瘁的境界，而常享基多的和平。

可敬神昆，可愛神子，這許多的願望，都是朕和你們一起祝禱於耶穌聖心的，朕和你們在一處，不是只因爲派有專使的緣故，也是因爲朕的父愛之情，是超越一切疆域和地點的。

末了，朕祝福你們吧！「伏惟全能者天主聖父，及聖子，及聖神，降福在全爾衆」。

此次之國際聖體大會，除爲我人增進敬愛聖體外，教皇之特意，尤要我人增加傳教救靈之神火；所以關於傳教

之思想，要特別培養的，傳教之精神，要特別提倡的，傳教之事業，要特別努力的。試思吾國現有四百多兆之人民，聖教之傳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之歷史，而公教教友不滿三兆，則今後之傳教工作，何等鉅大，非下一番大規模之傳教運動，恐再待三四百年，教友數之增加，亦不過二，三兆，要四百兆中國人之完全歸化，不知河清之奚俟！反觀之菲律賓，福音之傳入，亦不過早我國二十年強，而教友已有百分之八十二，已可謂一教友國矣，比而觀之，真令人顏汗。豈天主之聖寵，厚彼而薄此耶？抑中國爲石地，而非烏爲沃土耶？天主之上智，固非吾人所能窺測，而吾人之作法，大能左右救靈之事業，盍多多祈禱，多多犧牲，努力救我中國同胞之靈魂哉！

江蘇海門朱主教在聖體大會中演說節意

朱主教先代表中國教友向非島教友表示好感，繼祝望非島公教前途無限的好望。卒以「耶穌聖體是祭獻天主的大禮」爲題目，闡明彌撒祭獻，即重行加爾瓦畧的祭獻，是惟一的同一的祭獻；耶穌立此聖體聖事，要吾人在彌撒中，得其救贖的功勞。故教友望彌撒，同時也要領聖體，俾得到彌撒的完全好處。

詩經的種種問題

二續

靈芬女士

五 詩與音樂的關係

詩乃常時一種樂歌，早已聲明過。荀況：「詩者中聲之所止」鄭玄：「詩絃歌諷諭之聲也」。王逸：「詩賦雅樂也」。孔穎達：「詩是樂歌」。但此語皆不如鄭樵之詳，通志樂略云：「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他又說「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他的正聲序論亦謂「凡律其聲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再三發明詩在聲不在義之旨。

詩之分爲風雅頌南四部分不是完全根據內容——當然內容是有大半的關係——却是根據音樂。宋程大昌謂風雅頌皆樂名，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近亦有人謂四者之別如漢樂府之橫吹，饒吹，清，商。這話似乎有理。我們但看風雅頌南裏的詩分類很不純粹，往往同一性質的却分做兩

處，性質不同的反又收在一處。譬如周頌裏的有客，和小雅裏的白駒，立意遣辭都很相像，但一個竟編入頌，一個竟編入雅了。又如周頌的愍予小子，和小雅的蓼莪，同是哀悼亡親之作，但又分在兩個不同的部分。古人想頌皆祭告神明的性質，於是強爲解釋，遂鬧出微子助祭，成王告廟的一類笑話。況且雅中有風，頌中有雅，更指不勝屈。古人也常常給弄糊塗了。——如呂祖謙之論風雅頌，卽曰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嚴粲論大小雅，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皆不明音樂關係的緣故。——惟朱子深明其由，言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耳」。又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韻，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其於鄭衛曰「古樂已亡。無所考正，則我不敢爲之說」。其於邶鄘則謂聲音不同，故邶鄘國雖亡，而太師猶繫之故國。其關於詩與音樂關係之獨到見解，更僕難數。

六 六義與四始

程頤說「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好，我們來研究六義吧。按古人並無什麼六義之說，惟那個來歷不明的詩大叙曾說過這樣的話：「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當然是根據周禮六詩之說來的。六義的本義我們留到後面再講，先問現在的詩經止有風雅頌而無賦比興，六義豈不是失了三義嗎？於是漢以後的人生出許多解釋。孔穎達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大小不同，而得並稱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作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之事，成此之事，是故同稱六義，非別有篇章也。」朱子因襲此語而創為「三經三緯說」。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但詩的製作法決不是賦比興三義可盡，於是又生出所謂兼義：即賦而比，賦而興，比而興，興而比，賦而興又比，賦其事以起興。這可了不得，本來是六義，這可變出十二義來了。其實若論詩的作法，再加上三倍也形容不完呢。

現在我們來研究周禮的六義吧。觀周禮與詩大叙六義的排列法都是：風，賦，比，興，雅，頌。其排列之次序

如此，似是六項並行的體裁。鄭玄說被孔子混雜了。其答張逸問曰「賦比興，吳扎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又其六藝論也說：「風雅頌中有賦比興」，章炳麟謂六義並非什麼三經三緯，也非被孔子混淆。古來原有這樣六項詩體，不過風雅頌是可入樂的，所以被人製成三百篇一個樂歌彙刊；賦比興不能入樂，便另從他方面發展。賦即後來屈賦和漢賦之祖。比讀為辯，漢文有九辯，即為比之苗裔。興讀為厥，與誅相似。（國學概論一一二，再參看他的檢論六詩說）這也不敢便說是真理，因為牠們中間的蛻化，並無一點痕迹可尋故也。

四始也有幾種異說。詩大叙「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為四始，詩之志也。」鄭箋云：「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這是第一種解釋。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這是說每體詩之第一章為始，是第二種解釋。王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相成，其次不相襲，故謂之四始」。這說每一體詩即為一始。是第三種解釋。成伯璩曰

「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此詩陳聖人之德，為功用之極。這是說凡盛世之音為始，是第四種解釋。以上四派解釋也打了二千年墨筆官司；後來加入此項問題之討論的，頗不乏其人，避煩不具引。一言蔽之沒道理罷了。最荒謬可笑的是詩緯汎歷樞的四始說：「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黃，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這一派玄之又玄的妙論，只有漢朝那些做緯書妖儒能懂，我們是不能懂的。

七 正變與美刺

謂詩之有正變又是詩大叙作的怪地說。「至於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失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鄭玄謂：「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懿王夷王時詩，迄於陳靈公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穎達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之後，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復之，故執彼舊章，覲望更遵正道也。」歐陽修曰：「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

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舊以周南召南二十篇為正風。十三國（連邶鄘）一百三十五篇為變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但十三國風中不乏美君頌上之作，一概指以為變，實難服人。故鄭樵又有「變而正」之說。他道：「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驥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春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其實這種強為解說一無理由可取。朱子早洞見其為漢人偽造，故於解釋大小雅時則曰：「本有大小之殊，先儒又有正變之說」。於注詩大叙時，則說「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冷然片語，反對之意自見。

所謂美刺等等之發明權，亦應歸之漢人。毛序此例共有十六條即：美，刺，惡，勸，思，閔，傷，疾，怨，賁，止，懼，戒，哀，憂，誘。因篇幅有限，不能細舉其例，讀者可自於毛詩中求之。總而言之，這一套玩意兒非瑣碎的漢人決造不出，如其說得有理也罷了，偏偏十篇倒有九篇無理。後人拘於序例，望文生義，強為解說，致埋沒詩經真價值不少。這個罪過是應當教毛序担負的。

聖跡叢談

景瞻譯

卷二 本篤聖人行實

本篤這個名字按拉丁文有降福的意思。聖人不但有其名，還有其實，因為聖人真是天主降福的。聖人從小就輕看世俗，貴重靈魂，專務修德，盡力克己，總不放縱私慾徧情。所以他的德行超過他的年歲。

聖人生在納西亞省，在羅馬念過書，但念書的時候，聖人見有多人走了差路，聖人就棄了世俗的學問，一心專求天上的學問，因此離了父親的家，棄了世上的財，走到曠野，一心謀的成聖救靈。

聖人一生的言行，我不能都說，不過揀要緊的說說罷了。但這些言行亦不是我見過的，不過是我從他的四位徒弟聽的。這四位徒弟就是：一，功斯當地納。二，瓦來地尼爾尼。三，西不利其。四，傲閣拉都。這四位徒弟都當過院長，與聖人按時候說又很近，所以他們對於聖人的言行當然知道的清楚又確實，所以我按他們說的寫，就是了。

第一章 瓦篩跌破聖人治好

聖人看破了世俗以後，就定志到山中隱修去。但聖人的奶媽因很愛聖人，所以亦跟了聖人去。聖人隱修的地方名叫愛納非代。聖人到了那裏以後，有許多人亦跟聖人而去。他們因為人多，就住在聖伯多祿宗徒大堂裏。

有一天聖人的奶媽從鄰家的婦女借來一個瓦篩子篩麥子，那知道，借回來往棹子上放時，沒有放穩，她就出去。趕從外回來，篩子已經跌在地下，打成兩半了。她回來一見這光景，氣的就哭喊。聖人一見自己的奶媽哭，不由的自己心裏亦難受。因此為安慰自己的奶媽不哭，就拿了那跌破的篩子去念經求天主可憐。趕念完了經，聖人睜眼一看，見那破篩子已完好如初，不顯一點兒破跡。聖人就拿上那篩子還給他奶媽。奶媽一見這個聖跡，喜的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後來這事傳出去以後，人人都很驚訝。那地方的就把那治好的篩子吊在堂門前，叫衆人看，叫衆人知道本篤聖人有多大的德行。那篩子在堂門前吊了好幾年的。

工夫，直到勞高巴爾地人時爲止。

聖人本欲受人的輕慢凌辱，爲修德行，如今顯了這聖跡以後，見人人都讚美他，尊敬他，大不合聖人的心理，因此聖人拋下他奶媽就悄悄的一人偷跑到深山曠野去了。這地方名叫蘇不拉古，離羅馬大約有四萬多步。在這地方有一股水很清很涼，先流的小，後流的大，慢慢的竟成了湖，成了河。

聖人偷往蘇不拉古曠野去的時候，路上遇見一隱修士名叫羅瑪祿，他知道聖人在那裏住的，所以後來常幫聖人，給聖人送飲食。聖人到了那曠野以後，就藏在一個山谷裏，藏了三年，誰亦不知道，只有羅瑪祿修士知道。羅瑪祿修士因他知道聖人在那山谷裏隱藏的，沒人給聖人送飲食，又因他的修院離聖人的山谷不遠，所以他定下一定的日子，拿上饅饅從修院悄悄跑出來，送給聖人吃。但是羅瑪祿修士從他住的往聖人藏的山谷去，沒有道路，因爲山谷上面有一塊很大的石頭，阻當不能下去，因此羅瑪祿修士就用繩子拴住饅饅吊下去送給聖人吃。但羅瑪祿修士吊下饅饅去怕聖人不知道，所以又在繩子拴了一個小鈴，趕吊下饅饅去，羅瑪祿一搖鈴，聖人聽見鈴響，知道給自己送來饅饅了，所出來取饅饅而吃。但是嫉妬的魔

鬼見二聖相親相愛，如同手足兄弟一般，有意破壞他們的愛德，就想了一個拙笨的法子破壞，就是有一天羅瑪祿正給聖人吊下饅饅去的時候，被魔鬼看見了。魔鬼看見了以後，就拿了一塊小石，照中小鈴一拋，不塔一聲響，把小鈴鈴打破了。魔鬼打破小鈴以後，羅瑪祿又用別的法子給聖人送吃的，總不使聖人餓。

後來天主到了時候，欲叫羅瑪祿修士休息休息，因他常給聖人勞苦送飲食，亦欲顯揚顯揚本篤的大德行，叫人效法，天主就顯現給一位神父命他給聖人送飯去。就是有一天正是復活瞻禮，有一位遠方的神父正預備下豐酒美食過復活瞻禮。不料天主忽然顯現給他說：「你在這裏預備吃好的，我的僕人在山裏受餓的。」他一聽這話，立時起來拿上爲自己預備的好東西，就往山中跑去找聖人。他過了高山走了峻嶺，繞了許多的樹林，才到了一個山谷裏，找着了聖人。找着聖人以後，就同聖人念了經，感謝了天主，然後坐下取過東西來，排開預備吃飯。那時，那來的神父就向聖人說：「請起來吃飯罷，因爲今天是復活瞻禮，是喜慶的日子。」聖人答應他說：「我知道，今天因爲我見了你，所以今天是復活瞻禮，是喜慶的日子。」聖人答應這話，是因爲聖人居在曠野地方，不知道那天真是

復活瞻禮，他估量那位神父說那天是復活瞻禮，是因為見了聖人喜歡的意思，並不知那天真是復活瞻禮。後來那神父見聖人不肯信他的話，就又說道：「今天真是耶穌復活的大瞻禮，並不說謊取笑，所以你起來吃罷，不要推辭不吃，因為我就是天主打發我來，給你送飯的」。聖人一聽這話，立時起來就同那位神父用飯。飯畢，那位神父就回了他的本堂去。聖人在那山谷隱藏的時候，有許多牧童亦見過聖人。但他們因聖人在那裏穿的是走獸皮，所以都估量是一個走獸，並沒想到是聖人，到後來才知道是聖人在那裏隱修的，並不是走獸在那裏住的。因此聖人的名聲就在那一方鄰近的大大傳揚開了。所以有許多人去拜望聖人，給聖人送饅的。但他們給聖人的是形糧，他們回的時候，聖人送的是神糧。

第二章 聖人得勝誘惑

有一天聖人獨自一人正在家的時候，魔鬼來誘惑聖人來了。因為飛來一個小黑鳥，在聖人面前過來過去，擾亂聖人，且是猛然落在聖人臉上，聖人若欲抓住他，也能够，但聖人畫了一個十字，把他趕上走了。

黑鳥走了以後，聖人立時覺的肉情的誘惑很大，從來沒有經過那樣的誘惑。因為聖人從前見過一個女人，魔鬼

把那女人的形像排在聖人眼前，把聖人的慾火點起來了。聖人一時覺的慾火太大，難能支持，遂定主意願意歸俗，不願意隱修了。聖人正在這關山難度之時，忽然來了天主的聖寵，開了聖人的明悟，聖人見在傍有無數荆棘，就脫了衣服，去了鞋襪，赤身露體，躺在荆棘中，滾過去滾過來，把渾身都滾的，有了傷都破了，聖人有了傷破以後，才從荆棘中出來。出來以後肉身雖然受了傷，到底靈魂沒有受了害。因為聖人把慾火變成了疼痛，那時外面雖覺疼痛，到底內裏不覺慾火燒心了。這樣才得勝了誘惑，打敗了邪魔。從此以後，聖人再不覺肉身的誘惑，私慾徧情的妄動了。因為這次打了勝仗，肉情由不敢相反作亂了。

第三章 聖人降福玻璃杯破壞

聖人自從得勝了誘惑，打了勝仗以後，聖人就如同一個修治好了的田園，常結德行美菓，因此聖人的聖德之名，傳的遠近都知。

離聖人住的地方不遠，有一座隱修院。這隱修院的院長死了以後，衆修士就齊到聖人跟前，求聖人當他們的院長。聖人起頭不欲當他們的院長，就推辭說自己的脾氣性格，行言舉動，和修士們的不同，不能管理他們。他們見聖人不肯當他們的院長，管理他們，他們就又再三再四的

懇求聖人，無論如何懇求當他們的院長。聖人沒法就允了他們的祈求，當了他們的院長，管理他們。

聖人自從當了隱修院的院長以後，管理修士完全按照修院的規矩。凡不合理的事，不端正的行爲，都不准修士作，因此修院大見振興。但是修士們見聖人凡事都按規作，自己不能隨便自由妄行，心中大不喜歡，甚後悔自己請了聖人當院長。因此有幾位修士見自己在聖人手下難能生計，就定了主意用毒藥謀害聖人，所以就給聖人端了一杯毒藥水，請聖人喝。毒藥水未到聖人跟前，聖人舉手一降福，那毒藥玻璃杯立時破了，好像拋進去一塊石頭打破的一般。

聖人一見這事，立刻懂得了。那玻璃杯所以破的緣故，所以不經自己跟前端的緣故，是因為裏邊有毒藥。因此聖人立刻就叫了衆修士都到自己跟前來，向他們說：「盼望天主可憐你們罷，你們爲什麼要作這事呢？我從前不是給你們說過，我的脾氣性格和你們的不同麼？你們去，你們再找一位脾氣性格和你們相合的當你們的院長。我呢？無論如何不當你們的院長了。」說了這話，聖人就離開他們，獨自一人又往山中去同天主往來。

聖人在山隱修的時候，德行日日前進，令名時時外傳

，因此有許多人欲離開世俗，專心事奉天主，效法聖人，所以聖人就立了十二座隱修院，派了十二位院長經營，那收下的隱修士，自己單單留下了幾個修士常在自己跟前，爲好好的教訓他們。

聖人立了隱修院以後，羅馬府有許多的尊貴人及別的修會的修士們都來聖人跟前，求收爲徒。且還有的人把自己的小孩子交給聖人，求聖人教訓他們，如同愛貴鷄午司把自己的孩子瑪五祿，代而都祿把自己的小孩子不拉齊刀交給聖人，求聖人教訓他們。

第四章 聖人治好閒遊不默想的修士

在聖人的隱修院裏有一個修士受了魔鬼的誘惑，不能好好底默想。一到默想的時候，別的修士都起工默想，他獨自一人就走出堂外作別的事去了，總不肯默想。院長見他這樣，就勸他好好底改這個毛病，不要犯修院的規矩。那料勸了他好幾次亦是妄然。院長沒法，就將這事稟明了聖人，聖人就把那修士利厲的責備了一頓，勸他盡力改這個毛病。豈知那修士回了修院，起頭一兩天尙能默想，到了第三天老毛病又犯了。院長沒法就又把這事告知聖人，聖人對那院長說：「不怕，我去，我親自改他的這毛病。」聖人到了那修院以後，果見那修士，到了衆修士念完經

默想的時候，他就不默想，起來就往外走去了。但他起來往外去的時候，聖人見一小黑人拉住他的衣邊把他引出去了。聖人看見這事以後，就向那院長本白要及馬五祿修士說：「你們沒有看見誰把這修士拉出去麼？」他們答應說：「沒有」。聖人說：「我們一齊好好底念經祈求天主，叫你們亦能看見是誰把那修士拉出去」。他們祈求了兩天以後，馬五祿修士看見了，但本白要院長因天主不許，還是看不見。

後來有一天那修士出去以後，聖人默想完，就出去找他，找着以後，聖人見他在外處癡呆呆的站着，聖人就拿起棍子來，打了他幾棍子，打了以後，那修士就好好的在堂裏默想去了，再亦不敢受那小黑人的哄騙往外走了。這那魔鬼亦就不敢再誘惑那修士往走了，好像受了聖人的打一樣。

第五章 聖人所禱山頂石頭上出水

聖本篤有三座隱修院是在山頂石頭上蓋的。這三座修院的修士們爲下山到湖裡打水來，很是費事，很是爲難，另外的是下山的時候，走那山邊的羊腸小道真是危險至極。修士們見了這些難處無法得勝，就打發了幾位修士代表衆人去見聖人，求挪動那三座修院向聖人說：「院長神父

我們天天下山到湖裏去打水，很是費事，很是爲難，求院長神父，把這三座修院挪到別的地方去罷」。聖人聽了他們的這一番苦求，就善言好語的安慰了他們一頓，勸他們好好爲天主忍受，不要怕受苦，然後就打發回去了。他們回去以後，聖人當天黑夜就帶了一個名叫不拉氣刀的小孩子，上了那修院的山上。上去以後，聖人就在那山頂大石頭上跪下念經求天主可憐，求了多時以後，聖人起來，就在那山頂大石頭上，在一處放了三塊小石頭留爲記號，然後同那小孩子下了山回了自己的隱修院，聖人作了這事，誰也不知道。後來那三座修院的修士們爲那水的事件，又來到聖人跟前苦求。聖人對他們說：「你們回去罷！你們要在你們的山頂大石頭上，找着一處有三塊小石頭的地方，找着以後，你們就在那裏挖窟窿，天主的全能，要叫那山頂上出水。這樣山頂上出了水，就不用你們下山費事的去打水了。這是天主要輕減你們的重任。修士們聽了這話就回去。回去以後，在山頂大石頭上果然找着一塊地方有三個小石頭在一齊放的。他們找着以後，見那大石已經發了濕了，他們就在那大石頭上挖窟窿，窟窿才挖成，立刻滿窟的水就往外流，流的還是很旺，以致從山上流到溝底成了一道小河。

隨筆

宗澤

二百三十五

現在中學畢業有一個會考，爲捷徑起見，學生們於是到書坊內去購買所謂各科投考指南呀！全國中學會考試題答解等等書；以硬記硬讀，以爲念完這類書，會考無有考不出的，殊不知在八股時代，童生或秀才應試也購買講章墨卷，朝夕揣摩，以爲秘訣。可見考試的制度雖不同，而僥倖的心理，古今中外無有不同的。

二百三十六

一個大風潮的掀興，往往由於一件很小的事，由於一個人的意見，於是一場風潮鬧到掀天動地，直至不可收拾，廢精神，傷情感，耗金錢，費時候；而至末了，雙方也一無好處，或且無了結。所以喜歡掀興風潮的人們當負許多的責任，不可喜弄事情。

二百三十七

一個人最有見識的，是不發表自己的意思；你發表了意思，於是和你不合的人們，就要反對你，相反你。要發表意思，第一事要緘口，尤其是不要寫什麼東西；天下

最愚的人是喜歡寫書做報的。

二百三十八

羅明堅利瑪竇二司鐸，於一五八三年十月到了肇慶後，得到制台的允可，建造一座房屋，帶西式的，共上下十間，用去二百五十兩造成的。這屋雖不很有美術，如同現在的洋房，但在中國人眼中已很驚訝不置了，致肇慶司馬節齋劉公設法佔爲己有。那時造這座房子所用的金錢，比之今日，真可謂很小之至；可見當時生活程度之低小，亦可爲研究社會經濟學之一資料也。

二百三十九

松江府學明倫堂右閣壁間石上，有雲間邦彥圖九十一人，皆爲明代鄉先哲像。此像乾隆初，爲松江徐先生瑤圃（璋）手自摹繪，以成邦彥圖一幅；此圖現保存在松江圖書館。松江明倫堂中石刻之像係光緒間顧太史（蓮），陳子廉（士懋）等諸先生借徐本重摹上石的。這邦彥圖當然是松江文獻史上一件寶物。

按福號竹溪公，創業黃泥漕內田中起宅遂名田村。遠度娶徐文定公次孫女甘弟大爲室。

又據雲間許仲元小歇甫「三異筆談」卷一，朱總憲際遇一條中，謂：「朱總憲娶於許，爲雲南臬司鶴沙（續會之號），公孫壻，行人司副堯衢公壻也。鶴沙中順治己酉進士；上世本顯宦，至公乃益富。中年卽告歸，苦無子，養子三；一姊子，一妻侄，惟七垣重以嫡侄嗣。六十餘始舉堯衢，不事生產，產旣爲諸兄瓜分，綱紀又從而蠶食之，四十萬家貲，至司副暮年蕩然矣」。

二百四十三

許繼曾鶴沙自序（見寶綸堂稿）中，謂其父歿於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葬於北庫，其母歿於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亦葬於北庫。我們因要尋獲許母徐甘弟大之墓，曾到松江鄉下調查未得要領。

去年九月二十日徐西滿司鐸同余及松江許氏諸人又到五庫及北庫探訪，在五庫（屬四十一保三十七圖）果然有一大坎相傳謂許家坎，今有人冒稱謂蔣家坎云。此坎據松江府志卷五十六第十頁謂係許繼曾墓；但府志誤注三十五

圖。又在北庫之新開河，四十一保二十圖尋得一大坎，較五庫之坎爲小，相傳亦係許家坎，據府志卷五十五第十頁謂係許譽卿之墓云。譽卿字公實，萬曆乙酉年舉人，丙辰年進士。

北庫久尋不得，據云在松江李塔進之後；亦有一北庫，最近調查得北庫在今田村之北，約一里多，在一大石橋旁，現該地人稱爲庫上。

二百四十四

徐文定公也當叫做一位大革命家。革命二字有好解說，有歹解說。我所謂的革命是好解說。在明末，文定公首先提倡用陽曆，廢除陰曆；這豈不是在曆法界上一大革命事件嗎？文定熱心泰西科學，在天津興辦西洋法的水利；鼓鑄火砲，以抵禦滿洲；這豈不是一個維新派人嗎？文定公有膽有識，和西士研究宗教，知天主教爲眞宗教，卽放棄一切，真心皈依；這豈不是對於儒派一個大打擊嗎？在三百年前文定公排除衆見，有此膽識，實行他的素志；這豈不是一位大革命家嗎？

信箱論人之行爲

澤

逕啓者鄙人自中學畢業後，即投考〇〇大學，幸而獲取。大學課程中有哲學一科；上學期倫理學的教員在課堂中講解人的行爲，很有興味；但是也很難懂的：什麼做人的行爲，行爲的價值，行爲的種類，五花八門，我們都不甚了解；閱書也不懂。今請貴社將人的行爲簡要言之，以開茅塞。

王復明

答曰：人之生活，有一舉一動，譬如愛惡，行走，都是人的行爲。但吾人默察靜思之下，有一種行爲，在吾人而吾人不能自主者，如人身體上之血脈流通。有一種行爲在吾人而吾人能自主者，且明知其善惡而出之以故意者，如不道德的思想，殺人放火的行爲。第一種行爲，人既不能自主，故無善惡可言，無庸講論。第二種行爲，人既能自主，故負有責任，獨可稱之謂人的行爲；故人行者乃從人之欲司審決而來者。

人的行爲，其組織所以要有二個要緊條件：第一是明

知，就是懂明事理的。因爲人之作事，先須懂明事理，然後欲而行之。凡事理未曾懂明而爲之者，是之謂妄動，無理之舉動。第二是自主的，就是明悟既懂明事理之後，欲司乃自己決定行止，欲與不欲也。如是之行爲，乃是人行，有倫理價值，而人負有其責任。

人行有發自欲司，止於欲司者，是謂欲司自發之行 *Actus Elicitus*，如愛惡。有諭自欲司而成於他司者，是謂欲司諭令之行 *Actus imperatus*，如行走。

人行又分爲內行 *Actus internus* 與外行 *Actus externus*。內行即發於內司(內司如悟司欲司)而止於內司，如思想，如愛惡是。外行其行雖發於欲司，而其完成是由於他司的，如行走。

人行又分善的，惡的；可善可惡的。合理的是善行，不合理的是惡行。未嘗不合理，亦不見相反，是可善可惡的行。善行謂之應當行 *Actus licitus*；惡行謂之不應當行 *Actus illicitus*

人行又分爲有效行 *Actus validus* 與無效行 *Actus invalidus*，有效行卽一行爲有得獲效驗種種當有之條件，無效行卽一行爲缺其爲得獲效驗當有之條件。

上言之行爲不過畧加分析，使人知道行爲之性質，而於一己之動作有所留意耳。

* * *

信箱欄主任司鐸：鄙人多思想，幾時獨居幽處時，心中有許多來來去去的觀念，煩擾吾心。有些思想是善的，有些是不善的；吾究不知對於不道德的思想，究竟故意否，或不故意的，或半故意的，我也不知區別。吾想不道德的思想，若故意的，自然有罪過的，所以吾越想越不得良心的平安。請神父將故意二字，爲吾解說一番，至爲感盼。

蕭友松

答曰：故意者，言一事從人自由之意志而成者也；卽言人明知之而故欲之也。試解說之：人之意志來自欲司；欲司之要行一事，必先要有悟司曉示欲司以事之美好，然後欲司能動而發生意願，以自決自定。故人在欲之前，先當懂知事物之理由，并懂知如何使用方法以成其事。然悟司不適用以知理，而實行之職當求諸欲司。欲司既得悟司之光示，於是以其自主之權，決定行止。其決定也，不當受

任何內外逼迫，當完全自由自決自定。

故意有完全故意的，與不完全故意的。完全故意的，卽完全懂明而完全欲之也。譬如有一事當前，能完全任欲司之自由選擇，欲司於是用其自主之權。此而舍彼，欲之而願之。反是者，爲不完全故意的。或有實在故意的

Voluntarium sim，與有些故意的 *Voluntarium*

secundum quid。前者卽完全懂明而完全欲之，卽完全故意之別名；此處又名謂實在；因要與有些故意做對待名詞。有些故意，卽雖願意而有不甘心之意；譬如一載重之船，欲不傾覆而得達彼岸，須將重物拋在河內，船夫於是不得已將貨物拋棄在江中。夫拋棄貨物出於不得已，然所以爲之者因不欲沒頂以葬魚腹。故在有些故意中，有二個願意；一，假如船不傾覆，有不拋棄貨物之意；二，然在此具體情景中，實在有當拋棄之意。

故意有在本身之故意 *Voluntarium in se* 與在原因之故意 *Voluntarium in alia seu in causa*；前者卽直接的 *Directe* 近接的 *Immediate* 由欲司所欲也；如盜人財物由盜者之本意盜之。後者反是，非由作者之本意成之，不過預料其間接之影響。譬如一人著不良之小說，意在求利，（卽本身之故意）但在閱者之身，發生許多不道德之影響；此

即在原因上之故意。在本身上之故意又說直接故意 *Voluntarium Directum*，在原因之故意又說間接故意 *Voluntarium positivum* 即欲司實做一動作，如閱書；間接故意亦說消極故意 *Voluntarium negativum* 即以不動作發生於一事之影響。如主日當與彌撒而不去。

故意有現在之故意，*Voluntarium actualiter* 即此時此刻之意願；有延效之故意 *Voluntarium virtualiter* 即此時此時雖未發一意願，然前時之意願在行事上延長其效驗。譬如一聽告之司鐸雖當他聽告解念赦罪經時，此時此刻未嘗有意赦此人之罪，然司鐸行此聽告之動作，而其赦罪之效，延長而繼續之也。習慣之故意 *Voluntarium habitualiter* 即前時所有之意志，惟現在已無其影響，不過此意志未有取消之耳。猜度之故意，*Voluntarium interpretative* 即一意志雖現在未有，前亦未有；但人若知之而留心之，必定有此意志也。

上之所言，是答應先生故意二字之解說，及各種故意之分類，而使先生能分別一己之意志而已。

* * *

逕啓者人的行爲，各人當各負其責；所以人當小心謹慎三思而後行。但一天到晚，除了吃穿外，一人於行爲，指不勝屈，都要負責，人豈不是眞苦嗎？請明以告我何等行爲當負責？負責亦有大小的關係否？

朱明德

答曰：凡一行事，知之而欲之，即故意的，這行事，人當負有其責；所說負責，就是如係善行，則有賞，惡行則有罰；因人是行事之主人也。但有一不行事，即不動作，如主日上，我能與彌撒而不去，人亦負有其責。總之：凡從現在之故意，延效之故意，人之所作爲，或不作爲，人均當負責。惟習慣之故意，猜度之故意，人無其責任。最難辨其責任者，是在原因之故意，留在下次再講罷。

請閱報諸君在親友中多多介紹訂閱本誌

教中新聞

在意國還有一個世界上各傳教區的人們·特別是傳教大學亦是華我中國人·都知道在意國羅馬·人求學之地 有一個傳信大學 Pontificio Collegio Urbano D Propaganda Fide 專為培養傳教區有志青年

們高尚學識的·但在亞細西府 Assisi 還有一個傳教大學 Collegio Missionario Teologico 亦是華人求高尚學識之地·此大學屬方濟各住院會·Ordo Fratrum Minorum Conventualium 建築很壯麗·教育最得法·各國的青年們·在此求學者很多·我國學生在此求學者亦不少·晉鐸最早者為李指正修士·他是民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登鐸品的·登鐸後·又在羅馬聖雅各伯醫學院·及傳大研究醫科·傳教科約一年·始返國·今在此大學尚有華生六名·即陸壽安張升堂張剛毅徐多默張本篤盧自修皆係神學第一年和第二年級生·目下我國青年·正預備來此求學者很不少·他日華生數量加增·實不可測·望吾國人有志在意求學者注意及之·

(來稿)

峇眼亞比天主堂何樂如神父·自一九二八年蒞眼宣傳聖教·異常努力

傳教事宜·進行順利·先後受其感化而領洗者·有數百人·蓋何神父為人賦性仁厚·和藹可親·其待人接物·尤為忠恕·對於社會上慈善事業·能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如接辦本埠養老院·使鰥夫免有凍餒之虞·創設施藥療診所·俾無力就醫者·得以無憂·前年峇眼之火災·其熱心救濟·不遺餘力·何神父偉大之人格·與夫仁慈之心腸·不獨為教友所信仰亦為教外人所崇拜·昨日(三月十二日)彼離眼回國·峇眼所有教友以及石碼丁宜巴爾巴甘等處教會·均派代表前來·參加歡送·當其臨行之際·在眼政界與紳商多來隨送·至石碼人數非常擁擠·大有依依不捨之慨·皆望其早日回眼·仍任本堂·似此盛大之歡送為峇眼空前所未有也·

(王樂普)

香港聖類斯工藝 聖類斯工藝學校。自去年 Rev. 學校歡迎新校長 Fr. D. T. Wiczork 校長返國為 就職大會誌盛 本校募捐建築基金。乞今已有一

年之時光。在此一年之中。對於本校的校長一職。由 Rev. F. D. U. Dalmasso. 副校長暫代。至最近因學生突增。校務益加繁重。日前副校長獨力支持。不免過勞。故慈幼會總會長有見及此。特委前任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校長 Rev. Fr. D. J. Guirana. 為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校長。已於三月二號到校視事。但本校因在寒假期內。未即舉行歡迎會。本校當局特議定於大聖若瑟中國大主保瞻禮日。為全校歡迎新校長上任大會。在歡迎大會之前數日對於秩序與佈置早已預備就緒。故是日節目雖謂簡單。但頗熱鬧。茲述其梗概如下。

開會程序。一。奏西樂。二。宣佈開會理由。三。全體神長修士教職員學生向新校長舉手行最敬禮。四。唱慈幼會學校歌。五。聖母會代表致頌詞。六。聖若瑟青年會會員三人代表本會表演問答歡迎劇。七。聖若瑟青年會職員代表致英文頌詞。八。慈幼會監學員會代表致詞。九。慈幼體操隊表演。十。奏樂。十一。唱校歌。十二。慈幼體操隊全體隊員肅立向新校長行最敬禮。十三。體操班和

音樂隊合演。十四。請校長訓話。十六。奏樂散會。到會人員及本校全體共六百餘人。情形之熱烈。實因新校長之德譽高超。而後有此空前之盛會也。 (張甘霖)

河南劉舜琴司 前被共匪綁去之河南劉舜琴司鐸。鐸口述上海公 廿餘年前曾到上海。蒙陸伯鴻朱志進會之成績 堯劉長蔭周銘初先生等格外招待。

茲又於本月十四日由馬尼刺回來。陸伯鴻朱志堯陸隱耕董某等聞訊。即於十五日適逢教皇與伯鴻先生約定每月十五日特為中華外教歸化舉祭之期。邀請神父到聖心醫院作祭。十六日乘汽車伴同數位姆姆到佘山拜聖母。十七日瞻禮為特敬聖若瑟之日。劉公又到新普育堂獻大禮彌撒。廿二日為伯鴻先母週年。陸先生又請劉公到其老宅特寵祭台作祭。陸姓全族與祭領主。後聖體降福。凡舉祭皆伯鴻朱志堯躬親輔祭。且於百忙之中抽閒。志堯隱耕等伴同神父參觀慈善機關。復活瞻禮。又請神父到松江用吊灣公進所開創之會口過瞻禮。該處聖堂神父住室。男女學校。及一切用品。並聖堂裝飾各品應有盡有。男女教員常年開支不下二千元。歸公進會担任。且聞如此式聖堂會口。不下三十處。大小醫院不下廿處。是公進創辦。每主日各會員四出講道。施診付洗。真不愧為吾全國公進會模範。吾見之聞

之。並親受伊等如此厚愛。無以為報特紀之。以揚仁德。

河南滑縣天

香滑向例在每年追思已亡瞻禮。舉行

主堂三次舉

避靜一次。然皆傳教先生之避靜。而

行避靜畧誌

我教友不與焉。信友雖屬大半熱心救

靈。但每年未加以陶練。心地未免荒蕪。本堂艾大司鐸有

見及此。通令全縣信友。在本年廢曆元月乘民衆閒暇之際

。於初七日至十一日為城關信友行避靜。十六日至二十日

為四鄉男女信友之避靜。末後又為去年新領洗者行避靜。

三次避靜。均有四位司鐸輪流講道。男女信友所獲神益。

實非淺鮮。較前熱心有加無已。總之前後舉行避靜三次。

人數倍增。甚形擁擠。有近千之譜。實吾滑未有之盛舉。

將在本縣傳教史上。另闢一頁也。
(齊連順稿)

四川萬縣王主教

為咨請聲援事。查本市萬州日報

為萬州日報侮辱

。近月以來。迭次登載侮辱宗教

宗教咨請聲援事

。誣毀教士訕罵教友之各種惡意

荒謬文字。迭經敝教區依據出版法。派人前往和平交涉。

請予改正。均屬無效。現在該報社竟變本加厲。日形囂張

。捏詞誣罵層出不窮。非特激起教衆公憤。忍無可忍。即

本市川東日晚兩報。亦代抱不平。主持正義。根據事實。

依理駁辯。教外言論機關。猶尚如此。該報不法。已可想

見。現在萬縣教友。及敝教區各縣神父教友等。均函電交

馳。或派代表來萬。紛紛請願。要求組織團體。設法抵禦

。一致反抗。以維教格。並援引上海北新書局。南華文藝

社。涉及侮辱回教之文字。刊載發行。激起回教公憤。羣

將北新書局。南華文藝社。大肆搗毀。然後再向法院起訴

。卒獲法律之保障。得獲勝利。一段公案。佐為鐵證。敝

主教依據上項要求。召集在萬各神父。幾經磋商。再四考

慮。列席神父。均稱若不從速設法抵禦。防患未然。誠恐

一旦教衆忍無可忍。不特釀成意外。不可收拾。恐亦另生

枝節。荆棘愈多。教務前途。更不堪設想矣。為此成立四

川萬縣教區十縣教民教務總辦事。由敝主教兼任處長。現

在為爭信教自由。及洗雪冤誣計。除向萬縣地方法院提起

訴訟。請求依法處理外。并印發宣言若干份。以申公義。

而正聽聞。惟茲事體重大。獨木難支。將來結局尙難逆料

。用特咨請鈞座。予以援助。鼎力扶持。並請時賜南針。

指示進行。以匡不逮。免致殞越。是為至禱。此咨

上海惠主教。

四川萬縣教區主教兼十縣教務總辦事處處長王方濟

對於本案聲請援助所擬辦法附錄如後

(一)理由。萬州日報為四川下東大報發行頗廣。誣毀文字

· 受其影響亦逐漸演進。假使各報轉輾登載仇教之風。勢必蔓延。前途荆棘。更不可思議矣。
· 茲為防微杜漸。亟力採取有效辦法。力謀制止。以衛聖教。而維教格。

(二)方法。根據事實。理由。法律。由郵逕向萬縣地方法院依法起訴。并致函萬縣四川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程專員。及萬縣警備司令部劉司令。請其嚴為制止。保護宗教。

(三)益效。若我們大眾一致精誠團結起來。共同反抗。對於本案不惟收效宏大迅速。即法庭民眾。亦深知我宗教等團體。團結堅固。而不敢加以藐視毀侮矣。不然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無關痛癢。前途順利。恐不無荆棘矣。

以上所擬辦法。是否有當。即希衡裁

四川順慶教區 一銜略一鈞鑒。竊以復興民族。鞏固國家。莫不以舉國上下。應精神**為萬州日報侮** 團結。共襄國是為基點。國內任何**辱宗教事啟事**

人民自不得因種族信仰之差異。而稍形隔膜。致礙國運。是以我先總理與黨國元首及蔣委員長等當政諸公。亦在在認為宗教實國家法律之後盾。民族精神之良佐主張竭誠衛

護。並願努力闡揚。且信教自由。律有明文。我海內賢達之士。靡不深知。乃有萬州日報。不明事理。突於二月四日。在該報一南北極一欄內。刊登一萬縣馬路那些不平一。指萬縣真原堂前基址。(高石坎)為花台不合。公然侮辱我萬縣天主教。嗣由萬縣真原堂去函。勸其更正。無如該報竟不堪理喻。更復迭載詆毀宗教文字。似此荒謬邪說。顯是別有用心。同人等忝屬天主教。觀此勢難緘默。夫以豺狼當道。正義難伸。理合就該報所持各點。逐段駁斥。公諸社會。俾明真相。而利宗教。查萬縣街市。原非平直。而真原堂地址。又高峻獨拒。前以市府改修馬路。已經縝密規劃。而真原堂地勢既高。馬路越過匪易。苟令掘平使直則不特妨及真原堂之存在。抑且情理難孚。故經當局一再測度。實無另法遷就之必要。此其當時社會人士。認為無礙交通之合法建築也。真原堂以門前隙地。畧植花木。亦所以裝飾市政之繁榮。非故置花台阻滯交通。利可比。至其地者。不難一望即明。該報不察斯意。妄藉花台為題。狂犬囂囂。故辱宗教。且花台自為花台。與世界公信。國家贊同之宗教。有何關連。該報不明真相。不別人事。只圖信口謾罵。無異桀犬。已失輿論價值。此同人等所以駁斥者一。復考中外各國。建築道路。素無直而不

曲者·且市街修路·應由住戶平均退讓·何得單咎一方·今以獨是之見·卽血口噴人·於此可見該報常識欠豐·持論失平·此同人等所以駁斥者二·查報館乃國家立言機關·報紙爲社會輿論喉舌·自應如何遵崇法紀·恪守道德·以促社會安寧·國家進步·庶不負全國人民之期望·有失報紙之本旨·該報竟張冠李戴·曲解教義·意存挑撥·惡化民教·是不獨毀滅宗教·違背憲章·兼欲破壞國家團結精神阻撓社會安寧福利·蠱國禍教·莫茲爲甚·此同人等所以駁斥者三·再據該報三月六日之一臨時問答一措詞卑賤·純係指鹿爲馬·辱人自辱之語·殊不知萬縣教區·早爲華人掌管·所辦教育慈善事業·昭昭在人耳目·實爲輔助主國之義舉·該報不察究竟·妄指爲洋奴走狗·已失文人論調·况彼此均是華人而辦華事·若該報果非洋奴走狗之前身·理宜努力贊助·與國增光·奈何居心自賤·拾人牙慧·以辱同胞·適欲自證其平日武斷鄉曲·妄議黑白之行爲·用遂其毀人名譽之野心·此同人等所以駁斥者四·綜上各節·可知該萬州日報社當事諸人·毀謗宗教·違犯國家憲法·實屬不法已極·罪至何等·國家自有明文規定·謹此宣言·懇請全國當政諸公·海內明達之士·主張公道·以伸法紀·而維國是·黨國幸甚·公教幸甚·

四川順慶國籍教區十三縣天主教民總辦事處啓

河北豐潤縣

豐潤縣南·西歡陀莊·溯自開教迄今

西歡陀復活

·已有二百六十七年之歷史·信友數

瞻禮誌盛

目·將及四百·除數人從事教育及鐵

路事業外·概皆務農·民性誠樸·榮主心切·現有六人·已鐸司鐸之品(最先一位在蒙古松樹嘴子傳教·已故·其次四位·現服務於本永平教區內·最近於二月十七日又在浙江嘉興味增爵會修院祝聖一位李翰方君)修士修女尙大有人在·

本莊有一壯麗之聖堂·堂係中式·乃本區中最老之聖堂也·建築於一八八三年間·院址寬廣·房舍宜人·堂中什物·應有盡有·惟苦無神父常駐在此·全村信友·對於神功事業·殊覺不便·每念及此·莫不求主早賜善教·常川駐村也·

復活瞻禮·雖係年年必遇之慶辰·而我村則五十年來·永未有神長舉行·而得瞻仰禮儀·會長等有見於此·恭請駐小稻地本堂司鐸安公兆民蒞臨·俾信友可獲一切神恩·而瞻大禮·果蒙安鐸俯允·竟於瞻禮前三主日·到村開會·聖枝主日前·四規完畢·即籌備瞻禮事宜·聖主日七日內均舉行大禮外·會長等爲表示公教一身一體之精神起

見·特於期前招集全村信友·討論一切·以便準備·遂於瞻禮前一日·於堂外院內·皆滿張各種標語·及禮儀說明·堂內則煥然一新各種彩花·彩紙·彩帳·與各種大小聖像·交相射映·真所謂五光十色·燦爛輝煌·令人起敬起愛也·

大瞻禮本日·早五點附近各村·來趕瞻禮者絡繹不絕於途·鐘報八點·大禮彌撒開始矣·教外人士參觀者·人山人海幾無容足之地·彌撒中神父講道理·至十點半·大禮彌撒始告結束·

早餐後·即籌備為神父拜瞻禮·全體信友·均集堂前廣場·由本村祈禱宗會總領班張省三先生司儀·李潤甫先生恭讀預撰之頌詞·頗極一時之盛·(後畧) 李連城

徐光啓後裔尋獲許母徐太夫人甘弟大古墓 (神州日報)最近松江秀野橋附近開掘發現古棺·一女屍栩栩如生·紅色禮服·頭戴珠冠·均未腐爛·

觀者人山人海·莫不稱奇·據說·棺內實為上海徐文定公光啟次孫女許太夫人的遺骸·記者爲了要明瞭此事真相·昨天特往本市徐家匯土山灣訪問徐光啓後裔徐允希神父·他是許母徐太夫人的八世姪孫·曾親身發現他八世太祖母姑遺蹟及參與掘棺的經過·所言諒屬可信·現在根據徐神父

的口述·並參考太夫人傳畧·分誌各情如下·

徐允希神父·爲天主教士·前任聖心報主筆·四十年前曾讀法籍耶穌會修士柏應理著的「許太夫人傳畧」·(有許采白沈錦標中文合譯本·光緒八年初版·民國十六年重刊本·)前年·他復取舊本傳畧·譯登聖心報·稿甫出·同族徐宗澤·(亦天主教士·爲聖教雜誌主筆·)以太夫人子續曾遺作「鶴沙自序」給他做參攷·他便知許太夫人的坟墓·在「北庫之原」·爲了要尋「北庫」的所在·他曾到青浦廣富林鎮·張浦橋奇港村等處勘察·去年七月十日·在田村·因一老婦的引導·在村北名黃窰兜塘北·有墓塚纍纍·其中有巨塚·俗名「聖女塚」·那裏葬的是否即許太夫人的墓·在去年因無遺跡可攷·所以還沒有人敢下確定·

徐允希神父·因爲感於他的八世太祖母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女信友·在世時曾幫助傳教事業很出力·是十七世紀中國天主教的護法者·關於她的偉大事業載在教史·斑斑可攷·前年羅瑪教皇庇護十一世頒布諭旨·奉她做中華公教進行會婦女部的模範·他便決定要訪求許太夫人的遺蹟·以表揚她的芳範·他於是在本年三月間·又至松江田村一帶許家宅地舊基勘查·三月九日·無意中在古塚堆裏

掘出一方重六十斤的大磚。又一丈二尺見方的石板二方。十一日。又掘見大石一方。下有槨。掘成一角。窺見槨內皆紅水。有異香。徐卽具報村長。松江通志館陸規亮君等。得當道者同意。於三月二十四日。飭工起大石板。板起。異香撲鼻。槨內皆紅水。一楠木棺浸水中。但未腐朽。二十五日。以鐵練。吊運棺時。棺蓋忽啓。棺木中滿貯紅水。一女屍浸水中。衣冠完好。宛然如生。體膚經風。卽略現黑黯色。這時四週圍觀者有二百人。莫不嘖嘖稱奇。取太夫人遺像與死者面貌對照。見者都說肖似。附近鄉民。認爲奇事。都來汲取棺中有異香的紅水。以爲可治疾病。經徐神父勸阻始止。就叫人仍把棺蓋好。他取了幾件遺物留作紀念。計木簪一。朝珠二。銀戒一。上刻孔雀圖案。花簪。旁刻「安然」二字。又黃綢一方。現都保存徐神父處。留備他日作考據的物證。

許氏本爲松江縣中的大族。許氏祖上歷任所職。至許纘曾出仕後。官封極品。其母徐氏。爲徐文定公孫女。信奉天主教甚虔。洗名「甘第大」。年十六。適松江望族許遠度爲室。性慈祥。矜卹貧困無吝色。頗有功於社會。如創設有嬰堂。自康熙十四年起至三十三年。先後收養貧苦男女嬰孩。共計五千四百八十名口。私人墊款達一萬八千

三百餘兩。其他如顧全公益贍養貧民。更不勝指屈。對於宗教建設。曾獨資創造教堂。在松屬者計三十五所。在本省及他省者達百餘所。死後葬於秀野橋北北庫地方。

許太夫人父家姓徐。其祖卽明相國徐光啓。生於一六〇八年。萬曆三十七年。領洗聖名甘第大。父并安。光啓之長子生五男四女。太夫人爲其次女。母顧氏曾受誥封榮銜。人皆知其有賢德。甘弟大自幼莊靜嫺淑。最得乃祖歡愛。年十四。慈母去世。又二年遵命出閣。于歸松江府華亭縣秀才許遠度爲室。許姓亦書禮名家。遠度之父。號秀甫係大學生。遠度之祖號樂善。乃隆慶年間之進士。遠度世奉儒教。夫人婉勸善導。卒感化而信天主教。年三十。其夫病終。痛悼至極。育有子女八人。卽矢志守節。以教育子女爲己任。居恆誦經祈禱。從事針黹。以所得資。矜卹貧窮。其時潘國光傳教上海。先後在吾國建造大小教堂一百三十五所。夫人盡力扶持。所費不貲。又刊刻其祖文定公及西教士所譯述聖書百餘卷。長子纘曾。順治六年。登進士第。入翰林。後任江西副使。河南按察使等職。奉太夫人命。在南昌。漢口。成都。開封等地建造教堂。年七旬時。促纘曾發造育嬰堂。康熙十九年八月晦日（十月十九日）自知下月三日將謝世。乃請教士至家。備領聖

事。安然而終。(張若谷)(上海神州日報四月十七日)

按此事現在人証雖足。然尙缺文字之証明。編者誌。

蚌埠趙主教祝聖典禮 (龍光社蚌埠訊) 蚌埠爲皖省北區商業中心。陸路有津浦鐵路。水運有淮河。公教禮。蚌埠教區主教亦卽駐節於此。新主教趙公

於四月十一日行祝聖典禮。不特教內人士同聲歡忭。卽合蚌教外人士亦共致慶賀。可知公教在蚌地早已獲得地方人士之良好感情矣。是日祝聖典禮於八點開始。歷時三句鐘

。主禮者加拿大耶穌會徐州部主教。陪禮者南京于斌主教及西班牙耶穌會蕪湖蒲主教。各地來蚌貴賓有中國耶穌會總視察毛大司鐸。耶穌會上海會長桑。安慶會長南。獻縣會長方。蕪湖會長盛。四位會長司鐸。皖北本教區之穎州備修院學生十八名。經二日之公共汽車亦趕來參加盛典。唱經隊爲鳳陽要理教員學校師生七十二名。歌唱成績優良。頗爲聽衆贊賞。至於各地教友代表前來觀禮者更形踴躍

午正歡宴來賓時。卽于蒲。三位主教毛大司鐸皆有演詞。于斌主教演詞尤博得聽衆歡迎。

晚各地主教司鐸來賓參與公教學生慶祝新主教之表演。節目有音樂。唱歌。聖尼各老復活三幼童二幕劇。賀詞

。體操等。晚餐後。在主教大堂前廣場上映演烟火。環而觀者數千人。此蚌埠公教史上可紀念之一日。亦隨烟火之消逝而閉幕云。

是日蚌地教外團體之參加慶賀者。計商會代表。蚌埠六家銀行團代表。中小學校代表。南區北區駐蚌軍隊代表。黨部及公安局長。財政局長。慈善團體代表。津浦路雇員代表。及其他七個工人團體代表。全市政。商。學。軍。工各團體。皆有表示云。

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 (龍光社兗州通訊) 山東兗州教區。自韓老主教告休之後。經宗座發表舒會長繼任兗州代牧。茲於四月四日。卽白衣主日。在兗州主教座堂舉行祝聖大典。事先聖堂內外張燈結彩。裝飾美麗。搭有彩棚。以便招待。各地主教司鐸前來參與盛典者計主教十餘位。司鐸百餘位。四日晨八時。大禮開始。主禮者韓老主教。贊禮者濟南楊主教。南京于主教。安國真福院雷鳴遠大司鐸適由京北返。擬參觀曲阜於兗州下車。正值祝聖主教前日。遂被邀參加大禮。并請於祝聖彌撒時講道。祝聖大禮自八點起。直至十一點始畢。

按新主教舒公德籍。生於一八九二年。於一九〇六年入聖言會。一九一六年晉鐸品。一九二一年來華。近年來任兗州會長兼副主教。爲人和藹可親。目光遠大。氣度恢宏。將來兗州教區當大有發展也。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 三月廿一日中央決定吳鐵城繼任粵省主席 蔣總監委派十四省市禁烟特派員 英總領白利南回國 德政府贈吳市長榮譽大勳章 奧親德派要人突然免職 意相喉舌發表對外政策大綱
- 廿二日林主席過鄂東下 喜多武官赴濟晤韓 滬市黨部等紛電挽留吳市長 英法同意恢復比中立地位 意首相離北菲返國
- 廿三日蔣委員長抵杭 平津等地大雪 吳市長飭屬趕辦交代 日本衆院討論華北走私問題 英駐日大使抵美談英美海軍諒解
- 廿四日中政會通過中央準備銀行法草案 林主席抵廣州各地大雪氣溫驟降 日衆院質問對華對英外交問題 比中立問題英法比成立妥協
- 廿五日中常會議決准蔣辭去國府委員兼職 楊森向薛岳報告西路勦匪情形 法外長接見英德大使討論對意問題 俄意代表在干涉委員會大辯論
- 廿六日立法院通過關濬粵港河工程美金公債條例 周作民抵杭謁蔣 意國與南斯拉夫成立政治經濟協定 東京商工會議所邀專家討論對華各問題
- 廿七日國府令派郭泰祺爲參加英皇加冕禮副使 賀國光隨
- 蔣委員長 日經濟考察團兒玉等返國 意國與南斯拉夫新協定生效 日本覆英拒絕參加限制砲位協定
- 廿八日粵各界舉行歡迎林主席大會 蘭州舊存火藥爆炸 程潛飛漢轉桂 于學忠楊虎城由陝乘機抵滬 美實行巨艦大礮政策 西班牙海陸監察計劃見效
- 廿九日林主席率各省市代表蒞祭黃花崗烈士墓 于學忠楊虎城到杭謁蔣 韓復榘自魯南下 德教會反對國社黨干涉 西班牙叛軍破獲倒戈陰謀
- 三十日行政院決議任命朱紹良爲甘主席 日聯合艦隊抵青 瑞政府贈汪主席勳章 滬領團歡饒吳市長 蘇聯發表第二屆五年計劃成績報告
- 三十一日韓復榘劉峙抵杭謁蔣 吳鼎昌自京飛蓉 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今在京開幕 吳市長交卸職務發表告別市民書 日本議會突被解散 德元首與魯道夫釋嫌言好
- 四月一日李白等宣誓就職 中央新聞檢查所改隸中宣部 蔣委員長自杭抵滬 日政府與政黨準備訴訟諸選民 印度實施新憲法
- 二日全國氣象會議開幕 楊虎城飛返西安 日海軍武官集津會商 赴英特使孔祥熙陳紹寬出國 日本派遣特使檢閱駐華艦隊 小協約國會議決定三項辦法

- 三日蔣委員長飛返奉化故里 四川經濟建設分會成立 中國地理學會在青島開年會 墨西哥首任駐華公使奧格拉抵滬 日外相佐藤籌備調整對華關係 美國誠意援助菲律賓建國
- 四日中樞祭陵代表張繼等抵中部 孔祥熙過港赴菲 西班牙北部巴克發生慶戰 美菲委員會人選派定
- 五日中央代表分別祭謁橋陵周陵茂陵 林主席離粵赴桂 王寵惠報告外交方針 滬代市長俞鴻鈞報告施政方針 日本選舉戰開始 蘇俄郵電交通部長被捕入獄
- 六日吳鼎昌由川返京 沙王等抵京 滬市銀行承受市公債貼現 英法比三國倡議世界經濟和平 中美航空線定期開辦
- 七日林主席到達桂林 川越會晤王外長 德外部否認德俄關係接近 美商部發表去年中國經濟概況
- 八日李宗仁擬隨林主席晉京 陳漢光抵港陳濟棠未同行 倫敦進行談判改善世界經濟局勢 西班牙北部戰事猛烈
- 九日林主席視察桂省府及五路總部 許世英訪晤川越 津市私貨開始登記 日本朝日飛機神風抵倫敦造成新紀錄 兒玉會見佐藤
- 十日林主席到達南岳 川越會訪許大使 國貨聯營公司開創立會 粵主席吳鐵城離滬履新 日本林內閣發表新政策
- 十一日財部通告整理芝加哥銀行借款 洋米運粵問題商定五辦法 日首相閣述內閣新政 蘇聯大舉清黨 撤銷埃領判權國際會議開幕
- 十二日林主席到達長沙 行政院決議任周炳琳為教部常次 西班牙叛軍封鎖北部海口 比議員補選結果齊蘭獲勝
- 十三日林主席離湘赴潯 馮玉祥等赴甬 刺汪案辯論終結 十九日宣判 新任義大使發表書面談話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勞工法各憲 各國原則上贊成埃及廢止領事裁判權
- 十四日林主席乘艦過漢駛潯 賀國光訪晤劉湘 德在萊茵區建築防禦工程 日本選舉戰左右翼發生衝突
- 十五日林主席經九江抵贛垣 重慶大火 中央造幣廠長席德柄就職 國際禁烟公約多數國已批准
- 十六日立法院會議通過國葬法修正案 林主席離贛東返 偽軍向綏東推進 日本北部颶風為災
- 十七日林主席返抵京 川越謁汪主席辭行 華南米業公司成立 蘇俄海軍計劃受挫 意國外交積極活動
- 十八日國府舉行奠都十週紀念 蔣委員長自奉抵杭 傅作義離平飛托 爪哇華僑青年祖國觀光團抵滬 奧斯陸公約國草就貿易新協定 法外長闡明外交政策 西海陸監察計劃今日實施
- 十九日刺汪案犯余立奎賀坡光判處死刑 日大使訪王外長辭行 朱慶瀾飛川散賬 六十餘公團茶會歡送王正廷 西班牙內戰已九個月各國監察計劃全部生效 荷屬東印度積極充實防務
- 二十日行政院通過任劉尚清為皖主席 浙軍警分五路包圍黃偉山搜索綁匪 滬黨政會銜佈告稟擅自罷工停業 希特勒表示願參加世界和會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

上海主教惠

准

●本社啓事

一，本社編輯及事務二部，設在上海徐家匯，凡訂閱本誌及改換地址等須直接寄至徐家匯本社事務部，定單號碼須詳細註明，否則無法照辦。

二，凡匯報資郵票十足通用，如匯款須在郵局匯票上寫明徐家匯郵局，信中切不可放法幣。

三，二十五卷全年本誌尚有完全，凡購買者，特價洋一元，寄費一角，并贈賽夫人傳一本，惟須現款。

四，凡定本誌十份以上者，上年另贈一份，本年取消贈送。

●徵求聖教前賢遺籍通啓

全國聖教同志公鑒查我教中前賢書畫著籍在明末清初出版者甚多嗣因教難散佚罕見敝藏書樓收藏雖有若干頗苦缺乏用特請求各方同志留意採訪如蒙贊助實深感荷

再者本年為李問漁司鐸逝世第二十六年李公藻翰留在人間者當不在少數如蒙閱報諸君惠贈不勝感盼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社出版書

社會學概論 四角 社會經濟學概論 三角五分

公民課本第一冊 原行編 二角五分 第二冊 法制經濟 二角

探原課本 四角 小英雄 三角五分

十字架影 二角五分 彌撒和教友生活 三角

增訂徐文定公集 五角

●介紹文藻月刊 南京石鼓路一百號 每年十二期一元二角

●介紹主心月刊 澳門三巴仔聖若瑟大修院 全年八角外國一元

聖教雜誌 第二十六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表價定誌本	冊數	價目	國外	定戶注意
二十一	一元二角	一角	國外全年連郵費二元四角	凡訂閱本誌或改換地址須註明定單號碼(續定者)直接寄至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
六	六角	六角	香港澳門連郵費一元七角	

廣告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優等	封面底之內面	卅二元	十八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中後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登全年者按十個月計算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五色及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撰文另議

Rogantur lectores Cheng-kiao tsai-tche ut denceps subscriptiones, et mutationes directionum (addresses) semper cum schedula numerata atque rationes pecuniarum directe ad Administrationes "Revue catholique" Zi-ka-wei. Shanghai mittere velint, non ad T'ou-sè-wè

● 上年聖教雜誌每期要目

期一第 期二第 期三第 期四第 期五第 期六第

中國傳教得力於學術之歷史
 警反教在華繙譯之聖經
 天主教與社會主義
 耶穌傳

許纘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
 幾個潔德的仇敵
 創立耶穌會之聖依納爵
 耶穌傳
 俄國宗教信仰衰敗之原因

天主教對於中國社會問題所演之實效
 潔德是一個戰爭
 聖依納爵成己成人之工作
 耶穌傳

開封猶太教概論
 得到山額夫人再度來華的消息後
 耶穌傳
 怎樣耶穌會士的服從心
 旅杭日記

太平天國之宗教
 潔德的堅甲利兵
 十字架十一次顯現中國考
 耶穌傳
 耶穌會士怎樣訓練成功的

唐景教碑出土史畧
 潔德的敗仗
 宗教的探討
 耶穌傳
 耶穌會在教育界上之威權

期七第 期八第 期九第 期十第 期一第 期二第

唐景教論
 關於太平天國之幾種書籍
 潔德的勝仗
 寫在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面前
 耶穌傳

羅瑪教廷與蒙古通史畧
 廬陵鐵×索隱
 耶穌傳
 耶穌會士之傳教工作
 海水及其富源

元代之聶斯脫里異教
 比較宗教史學建設前
 耶穌傳
 耶穌會助理修士和附屬機關
 徐文定公毛詩六帖出現記

徐文定公科學觀
 比較宗教史學建設前
 怎樣研究宗教學
 物類原始
 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巡禮

羅瑪公教道德之研究
 皈依羅瑪公教之程序
 人一死萬事就了麼
 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巡禮
 聖跡叢談

二十五週年之聖教什雜
 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
 創辦本誌的潘秋麓司鐸
 前本誌副主任張漁珊司鐸
 聖教雜誌五週年回顧
 二十五年本誌在思想界上之威權